

72

11

T2455/17

149

陳書卷三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CHL 2455.17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陳書卷十八

列傳第十二

沈衆

袁泌

劉仲威

陸山才

王質

韋載

沈衆字仲師吳興武康人也祖約梁特進父旋梁給事黃門侍郎衆好學頗有文才起家梁鎮衛南平王法曹參軍太子舍人是時梁武帝制千字詩衆爲之注解與陳郡謝景同時召見于文德殿帝令衆爲竹賦賦成奏之帝手敕答曰卿文體翩翩可謂無忝爾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氏書印

印



祖當陽公蕭大心為郢州刺史以衆為限內記室參軍尋除鎮南  
湘東王記室參軍遷太子中舍人兼散騎常侍聘魏還遷驃騎廬  
陵王諮議參軍舍人如故侯景之亂衆表於梁武帝稱家代所隸  
故義部曲並在吳興求還召募以討賊梁武許之及景圍臺城衆  
率宗族及義附五千餘人入援京邑頓于小航封賊東府置陣軍  
容甚整景深憚之梁武於城內遙授衆為太子右衛率京城陷衆  
降于景景平西上荊州元帝以為太子中庶子州大中正尋遷  
司徒左長史江陵陷為西魏所虜尋而逃還敬承制授御史中  
丞紹泰元年除侍中遷左民尚書高祖受命遷書令中正如故  
高祖以衆州里知名甚敬重之賞賜優渥超於時輩衆性吝嗇內  
治產業財帛以億計無所分遺其自奉養甚薄於朝會之中衣  
裳破裂或躬提冠屨永定二年兼起部尚書監太極殿恒服布

袍芒屨以麻繩為帶又攜乾魚蔬菜飯獨噉之朝士共詰其所為  
衆性狷急於是忿恨遂歷詆公卿非毀朝廷高祖大怒以衆素有  
令望不欲顯誅之後因其休假還武康遂於中賜死時年五十

六

袁泌字文洋左光祿大夫敬之弟也清正有局容體魁岸志行  
修謹釋褐員外散騎侍郎歷諸王府佐侯景之亂泌欲求為將是  
時泌兄君正為吳郡太守梁簡文板泌為東宮領直令往吳中召  
募士卒及景圍臺城泌率所領赴援京城陷退保東陽景使兵追  
之乃自會稽東嶺出溢城依於鄱陽嗣王蕭範範卒泌乃降景景  
平王僧辯表泌為富春太守兼丹陽尹貞陽侯僭位以泌為侍中  
奉使於齊高祖受禪王琳據有上流泌自齊從梁永嘉王蕭莊達  
琳所及莊僭立以泌為侍中丞相長史天嘉二年泌與琳輔莊至



於柵口琳軍敗衆皆奔散唯泌獨乘輕舟送莊達於北境屬莊於御史中丞劉仲威令共入齊然後拜辭而歸詣闕請罪文帝深義之尋授寧遠始興王府法曹參軍轉諮議參軍除通直散騎常侍兼侍中領豫州大中正聘於周使還授散騎常侍御史中丞其中正如故高宗入輔以泌爲雲旗將軍司徒左長史光大元年卒年五十八臨終戒其子蔓華曰吾於朝廷素無功績瞑目之後斂手足旋葬無得輒受贈謚其子述泌遺意表請之朝廷不許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質

劉仲威南陽涅陽人也祖虯齊世以國子博士徵不就父之遜荆州治中從事史仲威少有志氣頗涉文史梁承聖中爲中書侍郎蕭莊僞署御史中丞隨莊入齊終於鄴中仲威從弟廣德亦好學負才任氣父之亨梁安西湘東王長史南郡太守廣德承聖中以

軍功官至給事黃門侍郎湘東太守荆州陷後依於王琳琳平文帝以廣德爲寧遠始興王府限外記室參軍仍領其舊兵尋爲太尉侯瑱湘州府司馬歷樂山豫章二郡太守新安內史光大中假節員外散騎常侍雲旗將軍河東太守太建元年卒於郡時年四十三贈左衛將軍

陸山才字孔章吳郡吳人也祖翁寶梁尚書水部郎父泛散騎常侍山才少儻好尚文史范陽張續續弟縮竝欽重之起家王國常侍遷外兵參軍尋以父疾東歸侍養承聖元年王僧辯授山才儀同府西曹掾高祖誅僧辯山才奔會稽依張彪彪敗乃歸高祖紹泰中都督周文育出鎮南豫州不知書疏乃以山才爲長史政事悉以委之文育南討尅蕭勃擒歐陽顛計畫多出山才及文育西征王琳留山才監江州事乃鎮豫章文育與侯安都於沌口敗



績余孝頃自新林來寇豫章山才收合餘衆依於周迪擒余孝頃  
李孝欽等遣山才自都陽之樂安嶺東道送於京師除中書侍郎  
復由樂安嶺綏撫南川諸郡文育重鎮豫章京口山才復爲貞威  
將軍鎮南長史豫章太守文育爲熊曇朗所害曇朗囚山才等送  
于王琳未至而侯安都敗琳將常衆愛於宮亭湖田是山才獲反  
除貞威將軍新安太守爲王琳未平留鎮富陽以捍東道入爲員  
外散騎常侍遷宣惠始興王長史行東揚州事侯安都討留異山  
才率王府之衆從焉異平除明威將軍東陽太守入爲鎮東始興  
王長史帶會稽郡丞行東陽州事未拜改授散騎常侍兼度支尚  
書滿歲爲真高宗南征周迪以山才爲軍司迪平復職余孝頃自  
海道襲晉安山才又以本官之會稽指授方略還朝坐侍宴與蔡  
景歷言語過差爲有司所奏免官尋授散騎常侍遷雲旗將軍西

陽武昌二郡太守天康元年卒時年五十八贈右衛將軍謚曰節

子

王質字子貞右光祿大夫通之弟也少慷慨涉獵書史梁世以武  
帝甥封甲口亭侯補國子周易生射策高第起家秘書郎太子舍  
人尚書殿中郎遭母憂居喪以孝聞服闋除太子洗馬東宮領直  
累遷中舍人庶子太清元年除假節寧遠將軍領東宮兵從貞陽  
侯北伐及貞陽敗績質脫身逃還侯景於壽陽構逆質又領舟師  
隨衆軍拒之景軍濟江質便退走尋領步騎頓于宣陽門外景軍  
至京師質不戰而潰乃剪髮爲桑門潛匿人間及柳仲禮等會援  
京邑軍據南岸質又收合餘衆從之京城陷後西奔荊州元帝承  
制以質爲右長史帶河東太守俄遷侍中尋出爲持節都督吳州  
諸軍事寧遠將軍吳州刺史領鄱陽內史荊州陷侯瑱鎮于淦城



與質不協遣偏將羊亮代質且以兵臨之質率所部度信安嶺依于留異文帝鎮會稽以兵助質令鎮信安縣永定二年高祖命質率所部踰嶺出豫立隨都督周文育以討王琳質與琳素善或譖云於軍中潛信交通高祖命周文育殺質文育啟請救之獲免尋授散騎常侍晉陵太守文帝嗣位徵守五兵尚書高宗爲揚州刺史以質爲仁威將軍驃騎府長史天嘉二年除晉安太守高宗輔政以爲司徒左長史將軍如故坐公事免官尋爲通直散騎常侍遷太府卿都官尚書太建二年卒時年六十贈本官謚曰安子韋載字德基京兆杜陵人也祖獻梁開府儀同三司永昌嚴公父政梁黃門侍郎載少聰慧篤志好學年十二隨叔父稜見沛國劉顯顯問漢書十事載隨問應答曾無疑滯及長博涉文史沈敏有器局起家梁邵陵王法曹參軍遷太子舍人尚書三公郎侯景之

亂元帝承制以爲中書侍郎尋爲建威將軍尋陽太守隨都督王僧辯東討侯景是時僧辯軍于湓城而魯悉達樊俊等各擁兵保境觀望成敗元帝以載爲假節都督太原高唐新蔡三郡諸軍事高唐太守仍銜命喻悉達等令出軍討景及大軍東下載率三郡兵自焦湖出柵口與僧辯會於梁山景平除冠軍將軍琅邪太守尋奉使往東陽晉安招撫留異陳寶應等仍授信武將軍義興太守高祖誅王僧辯乃遣周文育輕兵襲載未至而載先覺乃嬰城自守文育攻之甚急載所屬縣卒竝高祖舊兵多善用弩載收得數十人繫以長鑱命所親監之使射文育軍約曰十發不雨中者則死每發輒中所中皆斃文育軍稍却因於城外據水立柵相持數旬高祖聞文育軍不利乃自將征之尅其水柵仍遣載族弟翽賈書喻載以誅王僧辯意并奉梁敬帝敕載解兵載得書乃以



衆降于高祖高祖厚加撫慰卽以其族弟翽監義興郡所部將帥竝隨才任使引載恒置左右與之謀議徐嗣徽任約等引齊軍濟江據石頭城高祖問計於載載曰齊軍若分兵先據三吳之路略地東境則時事去矣今可急於淮南卽侯景故壘築城以通東道轉輸別命輕兵絕其糧運使進無所虜退無所資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高祖從其計永定元年除和戎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二年進號輕車將軍尋加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將軍如故天嘉元年以疾去官載有田十餘頃在江乘縣之白山至是遂築室而居屏絕人事吉凶慶弔無所往來不入籬門者幾十載太建中卒於家時年五十八

載族弟翽字子羽少有志操祖愛梁輔國將軍父乾向汝陰太守翽弱冠喪父哀毀甚至養母撫孤兄弟子以仁孝著稱高祖爲南徐州刺史召爲征北參軍尋監義興郡永定元年授貞毅將軍步兵校尉遷驍騎將軍領朱衣直閣驍騎之職舊領營兵兼統宿衛自梁代已來其任踰重出則羽儀清道入則與二衛通直臨軒則升殿俠侍翽素有名望每大事恒令俠侍左右時人榮之號曰俠御將軍尋出爲宣城太守天嘉二年預平王琳之功封清源縣侯邑二百戶太建中卒官贈明霍羅三州刺史子宏字德禮有文學歷官至永嘉王府諮議參軍陳亡入隋

史臣曰昔鄧禹基於文學杜預出自儒雅卒致軍功名者前代晉氏喪亂播遷江左顧榮郗鑒之輩溫嶠謝玄之倫莫非巾褐書生縉紳素與抗敵以衛社稷立勲而升台鼎自斯以降代有其人但梁室沸騰懦夫立志旣身逢際會見仗於時王美矣



陳書卷十八 列傳第十二終

馬

陳書卷十九

西川屯國

列傳第十三

沈炯

虞荔

弟寄

馬樞

沈炯字禮明吳興武康人也祖瑀梁尋陽太守父續王府記室參軍炯少有雋才為當時所重釋褐王國常侍遷為尚書左民侍郎出為吳令侯景之難吳郡太守袁君正入援京師以炯監郡京城陷景將宋子仙據吳興遣使召炯委以書記之任炯固辭以疾子仙怒命斬之炯解衣將就戮礙於路間桑樹乃更牽往他所或遽救之僅而獲免于仙愛其才終逼之令掌書記及子仙為王僧辯所敗僧辯素聞其名於軍中購得之肅所獲者鐵錢十萬自是羽



檄軍書皆出於炯及簡文遇害四方岳牧皆上表於江陵勸進僧  
辯令炯製表其文甚工當時莫有逮者高祖南下與僧辯會于白  
茅灣登壇設盟炯爲其文及侯景東奔至吳郡獲炯妻虞氏子行  
簡竝殺之炯弟携其母逃而獲免侯景平梁元帝愍其妻子嬰戮  
特封原鄉縣侯邑五百戶僧辯爲司徒以炯爲從事中郎梁元帝  
徵以給事黃門侍郎領尚書左丞荊州陷爲西魏所虜魏人甚禮  
之授炯儀同三司炯以母老在東恒思歸國恐魏人愛其文才而  
留之恒閉門却掃無所交遊時有文章隨門棄毀不令流布嘗獨  
行經漢武通天臺爲表奏之陳已思歸之意其辭曰臣聞喬山雖  
掩鼎湖之靈可祠有魯既荒大庭之迹無泯伏惟陛下降德猗蘭  
纂靈豐谷漢道旣登神仙可望射之梁於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橫  
中流於汾河指柏梁而高宴何其樂也豈不然歟旣而運屬上仙

道窮嬰駕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王枕宛出入間陵雲故基其  
原田而廡廡別風餘趾對陵阜而茫茫羈旅縲臣能不落淚昔承  
明旣厭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返萊聞故實竊有愚心黍稷  
非馨敢忘徼福奏訖其夜炯夢見有宮禁之所兵衛甚嚴炯便以  
情事陳訴聞有人言甚不惜放卿還幾時可至少日便與王克等  
並獲東歸紹泰二年至都除司農卿遷御史中丞高祖受禪加通  
直散騎常侍中丞如故以母老表請歸養詔不許文帝嗣位又表  
曰臣嬰生不幸弱冠而孤母子零丁兄弟相長謹身爲養仕不擇  
官宦成梁朝命存亂世冒危履險自死輕生妻息誅夷昆季冥滅  
餘臣母子得逢興運臣母妾劉今年八十有一臣叔母妾丘七十  
有五臣門弟姪故自無人妾丘兒孫又久亡泯兩家侍養餘臣一  
人前帝知臣之孤焚養臣以州里不欲使頓居草萊又復矜臣溫



清所以一年之內再三休沐臣之屢也丹款頻冒宸鑒非欲苟違  
朝廷遠離畿輦一者以年將六十湯火居心每跪讀家書前懼後  
喜溫枕扇席無復成童二者職居彛憲邪之司直若自虧身體何  
問國章前德綢繆始許哀放內侍近臣多悉此旨正以選賢與能  
廣求明哲趨趨在在未始取才而上玄降戾奄至今日德音在耳  
墳土遽乾悠悠昊天哀此罔極兼臣私心煎切彌迫近時悽悽之  
祈轉志塵觸伏惟陛下睿哲聰明嗣興下武刑于四海弘此孝治  
寸管求天仰歸惟宸有感必應實聖明特乞霈然申其私禮則  
王者之德覃及無方矧彼翔沈孰非涵養詔答曰省表具懷卿譽  
馳咸維情深宛沛日者理切依閭言帝異域復牽時役遂乖侍養  
雖周生之思每欲棄官戴禮垂文得帝從政前朝光宅四海劬勞  
再幾以卿才為獨步職居專席方深帝任屢屈情禮朕嗣奉洪基

思弘景業顧茲寡薄兼纏哀疚實勅賢哲同有雍熙豈便釋簡南  
闈解紱東路當令馮親入舍苟母從官用覩朝榮不虧家禮尋勅  
所由相迎尊累使卿公私得所並無廢也初高祖嘗稱焜宜居王  
佐軍國大政多預謀文帝又重其才用欲寵貴之會王琳入寇  
大雷留異據東據東境帝欲使焜因是立功乃解中丞加明威將軍  
遣還鄉里收合徒眾以疾卒于吳中時年五十九文帝聞之即日  
舉哀并遣弔祭贈侍中謚曰恭子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虞荔字山披會稽餘姚人也祖權梁廷尉卿永嘉太守父檢平北  
始興王諮議參軍荔幼聰敏有志操年九歲隨從伯闡候太常陸  
倕儒問五經凡有十事荔隨問輒應無有遺失倕甚異之又嘗詣  
徵士何胤時太守衡陽王亦造焉胤言之於王王欲見荔荔辭曰  
未有板刺無容拜謁王以荔有高尚之志雅相欽重還郡卽辟為



主簿荔又辭以年小不就及巨 入風儀博覽墳籍善屬文釋褐梁  
西中郎行參軍尋署法曹外兵參軍兼丹陽詔獄正梁武帝於城  
西置士林館荔乃製碑奏上帝命勒之于館仍用荔爲士林學士  
尋爲司文郎遷通正散騎侍郎兼中書舍人時左右之任多參權  
軸內外機務互有帶掌唯荔與顧協淡然靖退居于西省但以文  
史見知當時號爲清白尋領大著作及侯景之亂荔率親屬入臺  
除鎮西諮議參軍舍人如故臺城陷逃歸鄉里侯景平元帝徵爲  
中書侍郎貞陽侯授揚州別駕並不就張彪之據會稽也荔時在  
焉及文帝平彪高祖遺荔書曰喪亂已來賢哲凋散君才用有美  
聲聞許洛當今朝廷維新廣求英雋豈可棲遲東土獨善其身今  
令兒子將接出都想必副朝廷虛選也文帝又與書曰君東南有  
美聲譽洽聞自應翰飛京許共康時弊而削迹丘園保茲獨善豈

使稱空谷之望耶必願使爾儉裝且爲出都之計唯遲披覲在于  
茲日迫切之不得已乃應命至都高祖崩文帝嗣位除太子中庶  
子仍侍太子讀書尋領大著作東揚揚州二州大中正庶子如故  
初荔母隨荔入臺卒於臺內尋而城陷情禮不申由是終身蔬食  
布衣不聽音樂雖任遇隆重而居止儉素淡然無營文帝深器之  
常引在左右朝夕顧訪荔性沈密少言論凡所獻替莫有見其際  
者故不列于後焉特荔第二弟寄寓於閩中依陳寶應荔每言之  
輒流涕文帝哀而謂曰我亦有弟在遠此情甚切他人豈知乃勅  
寶應求寄寶應終不遣荔因以感疾帝數往臨視令荔將家口入  
省荔以禁中非私居之所乞停城外文帝不許乃令住於蘭臺乘  
輿再三臨問手勅中使相望于道又以荔蔬食積久非羸疾所堪  
乃敕曰能敦布素乃當爲高卿年事已多氣力稍減方欲仗委良



須克壯今給卿魚肉不得固從所執也蒞終不從天嘉二年卒時年五十九文帝甚傷惜之贈侍中謚曰德子及喪柩還鄉里上親出臨送當時榮之世基世南並少知名

寄字次安少聰敏年數歲客有造其父者遇寄於門因嘲之曰郎君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答曰文字不辯豈得非愚客大慚入謂其父曰此子非常人文舉之對不是過也及長好學善屬文性冲靜有棲遁之志弱冠舉秀才對策高第起家梁宣城王國左常侍大同中嘗驟南殿前往往有錐已寶珠梁武觀之甚有喜色寄因上瑞兩頌帝謂寄兄蒞曰此頌典裁清拔卿家之士龍也將如何擢用寄聞之歎曰美盛德之形容以申擊壤之情耳吾豈買名求仕者乎乃閉門稱疾唯以書籍自娛岳陽王爲會稽太守引寄爲行參軍遷記室參軍領郡五官掾又轉中記室掾如故在職簡略

煩苛務存大體曹局之內終日寂然侯景之亂寄隨兄蒞入臺除鎮南湘東王諮議參軍加貞威將軍京城陷遁還鄉里及張彪往臨川疆寄俱行寄與彪將鄭瑋同舟而載瑋嘗忤彪意乃劫寄奔于晉安時陳寶應據有閩中得寄甚喜高祖平侯景寄勸令自結寶應從之乃遣使歸誠承聖元年除和戎將軍中書侍郎寶應愛其才託呂道阻不遣每欲引寄爲僚屬委以文翰寄固辭獲免及寶應結婚留異潛有逆謀寄微知其意言說之際每陳逆順之理微以諷諫寶應輟引說他事以拒之又嘗令左右誦漢書臥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寶應蹶然起曰可謂智士寄正色曰覆酈驕韓未足稱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寄知寶應不可諫慮禍及已乃爲居士服以拒絕之常居東山寺僞稱脚疾不復起寶應以爲假託使燒寄所臥室寄安臥不動親近將



扶寄出寄曰吾命有所懸避欲安往所縱火者旋目救之寶應自  
此方信及留異稱兵寶應資其部曲寄乃因書極諫曰東山虞寄  
致書於明將軍使君節下寄流離世故飄寓貴鄉將軍待以上賓  
之禮申以國士之眷意氣所感何日忘之而寄沈痾彌留惕陰將  
盡常恐卒填溝壑消塵莫報是以敢布腹心得陳六款願將軍留  
須臾之慮少思察之則瞑目之日所懷畢矣夫安危之兆禍福之  
機匪獨天時亦由人事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以明智之士據重  
位而不顧執大節而不失豈惑於浮辭哉將軍文武兼資英威不  
世往因多難杖劍興師援旗誓衆抗威千里豈不以四郊多壘共  
謀王室匡時報主寧國庇民乎此所以五尺童子皆願荷戟而隨  
將軍者也及高祖武皇肇基草昧初濟艱難于時天下沸騰民無  
定主豺狼當道鯨鯢橫擊海內業業未知所從將軍運動微之鑿

折從衡之辯策名委質自託宗盟此將軍妙算遠圖發於衷誠者  
也及主上繼業欽明睿聖選賢與能群臣輯睦結將軍以維城之  
重崇將軍以裂土之封豈非宏謨廟略推赤心於物也屢申明詔  
款篤殷勤君臣之分定矣骨肉之恩深矣不意將軍惑於邪說遽  
生異計寄所以疾首痛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萬全之策竊爲將軍  
惜之寄雖疾侵毫及言無足採千慮一得請陳愚算願將軍少戢  
雷霆賒其晷刻使得盡狂瞽之說披肝膽之誠則雖死之日由生  
之年也自天厭梁德多難荐臻寰宇分崩英雄互起不可勝紀人  
人自以爲得之然夷凶翦亂拯溺扶危四海樂推三靈眷命揖讓  
而居南面者陳氏也豈非歷數有在惟天所授當璧應運其事甚  
明一也主上承基明德遠被天綱再張地維重紐夫以王琳之彊  
侯瑱之力進足以搖蕩中原爭衡天下退足以屈強江外雄長偏



隅然或命一旅之師或資一士之說琳則死解泮投身異域填  
則厥角稽顙委命闕庭斯又天假之威而除其患其事甚明二也  
今將軍以藩戚之重擁東南之衆盡忠奉上戮力勤王豈不勲高  
竇融寵過吳芮析珪判野南面稱孤其事甚明三也且聖朝棄瑕  
忘過寬厚得人改過自新咸加叙擢至於余孝頃潘純隋李孝欽  
歐陽頎等悉委以心腹任以爪牙胷中豁然曾無纖芥况將軍疊  
非張綉罪異畢諶當何慮於危亡何失於富貴此又其事甚明四  
也方今周齊隣睦境外無虞非兵一向匪朝伊予非劉項競逐之  
機楚趙連從之勢何得雍容高拱坐論西伯其事甚明五也且留  
將軍狼顧一隅亟經摧剝聲實虧喪胆氣衰沮高瓌向文政留瑜  
黃子玉此數人者將軍所知首鼠兩端唯利是視其餘將帥亦可  
見矣孰能披堅執銳長驅深入繫馬埋輪奮不顧命以先士卒者

乎此又其事甚明六也且將軍之疆孰如侯景將軍之衆孰如王  
琳武皇滅侯景於前今上摧王琳於後此乃天時非復人力且兵  
革已後民皆厭亂其孰能棄墳墓捐妻子出萬死不顧之計從將  
軍於白刃之間乎此又其事甚明七也歷觀前古鑒之往事子陽  
季孟傾覆相尋餘善右渠危亡繼及天命可畏山川難恃况將軍  
欲以數郡之地當天下之兵以諸侯之資拒天子之命疆弱逆順  
可得侔乎此又其事甚明八也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愛其親  
豈能及物留將軍身縻國爵子尚王姬猶且棄天屬而弗顧背明  
君而孤立危急之日豈能同憂共患不肯將軍者乎至於師老力  
屈懼誅利賞必有韓智晉陽之謀張陳井陘之勢此又其事甚明  
九也且北軍萬里遠鬪鋒不可當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梁安  
背向爲心修旰匹夫之力衆寡不敵將帥不侔師以無名而出事



以無機而動以此稱兵未知其利夫以漢朝吳楚晉室顛顛連城數十長戟百萬拔本塞源自圖家國其有成功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十也爲將軍計者莫若不遠而復絕親留氏秦郎快郎隨遣入質釋甲偃兵一遵詔旨且朝廷許以鐵券之要申以白馬之盟朕弗食言誓之宗社寄問明者鑒未形智者不再計此成敗之效將軍勿疑吉凶之幾間不容髮方今藩維尚少皇子幼冲凡預宗枝皆蒙寵樹况以將軍之地將軍之才將軍之名將軍之勢而能克修藩服北面稱臣寧與劉澤同年而語其功業哉豈不身與山河等安名與金石相加願加三思慮之無忽寄氣力綿微餘陰無幾感恩懷德不覺狂言鉄鉞之誅甘之如薺寶應覽書大怒或謂寶應曰虞公病勢漸篤言多錯謬寶應意乃小釋亦爲寄有民望且優容之及寶應敗走夜至蒲田顧謂其子扞秦曰早從虞公計不

至今日扞秦但泣而已寶應既擒凡諸賓客微有交涉者皆伏誅唯寄以先識免禍初沙門慧標涉獵有才思及寶應起兵作五言詩以送之曰送馬猶臨水離旗稍引風好看今夜月當入紫微宮寶應得之甚悅慧標賫以示寄寄一覽便止正色無言標退寄謂所親曰標公旣以此始必以此終後竟坐是誅文帝尋勅都督章昭達以理發遣令寄還朝及至卽日引見謂寄曰管寧無恙其慰勞之懷若此頃之文帝謂到仲舉曰衡陽王旣出閣雖未置府僚然須得一人旦夕遊處兼掌書記宜求宿士有行業者仲舉未知所對文帝曰吾自得之乃手勅用寄寄入謝文帝曰所以整屈卿遊藩者非止以文翰相煩乃令以師表相事也尋兼散騎常侍聘齊寄辭老疾不行除國子博士頃之又表求解職歸鄉里文帝優旨報答許其東還仍除東揚州別駕寄又以疾辭高宗卽位徵授



揚州治中及尚書左丞並不就乃除東中郎建安王諮議加戎昭將軍又辭以疾不任旦夕陪列王是特令停王府公事其有疑議就以決之但朔望牋修而已太建八年加太中大夫將軍如故十一年卒時年七十寄少篤行造次必於仁厚雖僮豎未嘗加以聲色至於臨危執節則辭氣凜然白刃不憚也自流寓南土與兄荔隔絕因感氣病每得荔書氣輟奔劇危殆者數矣前後所居官未嘗至秩滿纔朞年數月便自求解退常曰知足不辱吾知足矣及謝病私庭每諸王爲州將下車必造門致禮命釋鞭板以几杖侍坐常出遊近寺問里傳相告語老幼羅列望拜道左或言誓爲約者但指寄便不欺其至行所感如此所製文筆遭亂多不存

馬樞字夢理扶風郿人也祖靈慶齊竟陵王錄事參軍樞數歲而父母俱喪爲其姑所養六歲能誦孝經論語老子及長博極經史

尤善佛經及周易老子義梁邵陵王綸爲南徐州刺史素聞其名引爲學士綸時自講大品經令樞講維摩老子周易同日發題道俗聽者二千人王欲極觀優劣乃謂衆曰與馬學士論義必使屈伏不得空立主客於是數家學者各起問端樞乃依次剖判開其宗旨然後枝分流別轉變無窮論者拱默聽受而已綸甚嘉之將引薦於朝廷尋遇侯景之亂綸舉兵援臺乃留書二萬卷以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遍乃喟然嘆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然支父有讓王之介嚴子有傲帝之規千載美談所不廢也比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于茅山有終焉之志天嘉元年文帝徵爲度支尚書辭不應命時樞親故並居京口每秋冬



之際時往遊焉及鄱陽王爲南徐州刺史欽其高尚鄙不能致乃  
卑辭厚意令使者邀之前後數反樞固辭以疾門人或進曰鄱陽  
王待以師友非關爵位市朝之間何妨靜默樞不得已乃行王別  
築室以處之樞惡其崇麗乃於竹林間自營茨茅而居焉每王公  
餽餉辭不獲已者率十分受一樞少屬亂離每所居之處盜賊不  
入依託者常數百家目精洞黃能視閭中物常有白鷺一雙巢其  
庭樹馴狎欄廡時集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太建十三年卒時  
年六十撰道覺論二十卷行於世

史臣曰沈炯仕於梁室年在知命冀郎署其薄官止邑宰之卑職  
及下筆盟壇屬辭勸表激揚旨趣信文人之偉者歟虞荔之獻箒  
沈密盡其誠款可謂有益明時矣

陳書卷十九

列傳第十三

終

蜀川屯鳳圖  
氏書

陳書卷二十

列傳第十四

到仲舉

韓子高

華皎

到仲舉字德言彭城武原人也祖坦齊中書侍郎父洽梁侍中仲  
舉無他藝業而一身耿正釋褐著作佐郎太子舍人王府主簿出  
爲長城令政號廉平文帝居鄉里嘗詣仲舉時天陰雨仲舉獨坐  
齋內聞城外有簫鼓之聲俄而文帝至仲舉異之乃深自結託文  
帝又嘗因飲夜宿仲舉帳中忽有神光五采照于室內由是祇承  
益恭侯景之亂仲舉依文帝及景平文帝爲吳興郡守呂仲舉爲  
郡丞與潁川庾持俱爲文帝賓客文帝爲宣毅將軍以仲舉爲長



史尋帶山陰令文帝嗣位授侍中參掌選事天嘉元年守都官尚書封寶安縣侯邑五百戶三年除都官尚書其年遷尚書右僕射丹陽尹參掌並如故尋改封建昌縣侯仲舉既無學術朝章非所長選舉引用皆出自袁樞性疎簡不干涉世務與朝士無所親狎但聚財酣飲而已六年秩滿解尹是時文帝積年寢疾不親御萬機尚書中事皆使仲舉斷決天康元年遷侍中尚書僕射參掌如故文帝疾甚入侍醫藥及文帝崩高宗受遺詔爲尚書令入輔仲舉與左丞王暹中人劉師知殷不佞等以朝望有疇乃遣不佞矯宣旨遣高宗東府事發師知下北獄賜死暹不佞並付治乃以仲舉爲貞弼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初仲舉子郁尚文帝妹信義長公主官至書侍郎出爲宣城太守文帝配以士馬是年遷爲南康內史以國哀未之任仲舉既廢居私宅與郁皆不自安時

韓子高在都人馬素盛郁每乘小輿蒙婦人衣與子高謀子高軍主告言其事高宗收子高仲舉及郁並付廷尉詔曰到仲舉庸力小才坐叨顯貴受任前朝榮寵隆赫父參王政子據大邦禮盛外姻勢均戚里而肆此驕閹凌傲百司遐密之初擅行國政排黜懿親欺蔑台袞韓子高蕞爾細微擢自卑末入參禁衛委以心腹蜂蠆有毒敢行反噬仲舉子高共爲表裏陰構姦謀密爲異計安成王朕之叔父親莫重焉受命導揚稟承顧託以朕冲弱屬當保祐家國安危事歸宰輔伊周之重物無異議將相舊臣咸知宗仰而率聚凶徒欲相掩襲屯據東城進逼崇禮規樹仲舉以執國權陵斥司徒意在專政潛結黨附方危社稷賴祖宗之靈姦謀顯露前上虞令陸昉等具告其事並有據驗并尅今日七日縱其凶惡領軍將軍明徹左衛將軍衛尉卿寶安及諸公等又並知其事二三



豐迹彰於朝野反道背德事駭聞見今大慙克殲罪人斯得並可收付廷尉肅正刑書罪止仲舉父子及子高三人而已其餘一從曠蕩並所不問仲舉及郁並於獄賜死時年五十一郁諸男女以帝甥獲免

韓子高會稽山陰人也家本微賤侯景之亂寓在京都景平文帝出守吳興子高年十六爲總角容貌美麗狀似嬪人於淮渚附部伍寄載欲還鄉文帝見而問之曰能事我乎子高許諾子高本名蠻子文帝改名之性恭謹勤於侍奉恒執備身刀及傳酒炙文帝性急于高恒會意旨及長稍習騎射頗有胆決願爲將帥及平杜龕配以士卒文帝甚寵愛之未嘗離於左右文帝嘗夢見騎馬登山路危欲墮子高推捧而升文帝之討張彪也沈泰等先降文帝據有州城周文育鎮北鄴香巖寺張彪自剡縣夜還襲城文帝自

北門出倉卒闇夕軍人擾亂文育亦未測文帝所在唯子高在側文帝乃遣子高自亂兵中往見文育反命酬答於闇中又往慰勞衆軍文帝散兵稍集子高引導入文育營因共立柵明日與彪戰彪將申緝復降彪奔松山浙東平文帝乃分麾下多配子高子高亦輕財禮士歸之者甚衆文帝嗣位除右軍將軍天嘉元年封文招縣子邑三百戶王琳至于柵口子高宿衛臺內及琳平子高所統益多將士依附之者子高盡力論進文帝皆任使焉二年遷員外散騎常侍壯武將軍成州刺史及征留異隨侯安都頓桃支嶺巘下時子高兵甲精銳別御一營單馬入陳傷項之左一髻半落異平除假節貞毅將軍東陽太守五年章昭達等自臨川征晉安子高自安泉嶺會于建安諸將中人馬最爲疆盛晉安平以功遷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爲伯增邑并前四百戶六年徵爲右衛將軍



至都鎮領軍府文帝不豫入侍  
廢帝即位遷散騎常侍右衛  
如故移頓于新安寺高宗入輔  
高兵權過重深不自安好參訪  
臺閣又求出爲衡廣諸鎮光大  
元年八月前上虞縣令陸昉及子  
高軍主告其謀反高宗在尚書  
省因召文武在位議立皇太子  
高預焉平旦入省執之送廷尉  
其夕與到仲舉同賜死時年三十  
父延慶及子弟並原有延慶因  
高之寵官至給事中山陰令  
華皎晉陵暨陽人世爲小吏皎  
景代爲尚書比部令史侯景之亂  
事景黨王偉高祖南下文帝爲  
宗所因皎遇文帝甚厚景平文帝  
爲吳興太守以皎爲都錄事軍  
府穀帛多以委之皎聰慧勤於簿  
領及文帝平杜龕仍配以人馬  
甲仗猶爲都錄事御下分明善於  
撫養時兵荒之後百姓饑饉皎  
解衣推食多少必均因稍擢爲暨  
陽山陰二縣令文帝即位除開  
選將軍左軍將軍天嘉元年封懷

仁縣伯邑四百戶王琳東下皎  
隨侯瑱拒之琳平鎮湓城知江州  
事時南州守宰多鄉里酋豪不  
遵朝憲文帝令皎以法馭之王琳  
奔散將卒多附於皎三年除假  
節通直散騎常侍仁武將軍新州  
刺史資監江州尋詔督尋陽太  
原高唐南北新蔡五郡諸軍事尋  
陽太守假節將軍州資監如故  
周廻謀反遣其兒子伏甲於船中  
僞稱賈人欲於湓城襲皎未發  
事覺皎遣人逆擊之盡獲其船仗  
其年皎隨都督吳明徹征廻迴  
平以功授散騎常侍平南將軍臨  
川太守進爵爲侯增封并前五  
百戶未拜入朝仍授使持節都督  
湘巴等四州諸軍事湘州刺史  
常侍將軍如故皎起自下吏善營  
產業湘川地多所出所得並入  
朝廷糧運竹木委輸甚衆至于油  
蜜脯菜之屬莫不營辦又征伐  
川洞多致銅鼓生口並送于京師  
廢帝即位進號安南將軍改封  
重安縣侯食邑一千五百戶文帝



以湘州出杉木舟使皎營造大艦金翅等二百餘艘并諸水戰之具欲以入漢及峽韓子高誅後皎內不自安繕甲聚徒厚禮所部守宰高宗頻命皎送大艦金翅等推遷不至光大元年密啓求廣州以觀時主意高宗僞許之而詔書未出皎亦遣使句引周兵又崇奉蕭端爲主士馬甚盛詔乃以吳明徹爲湘州刺史實欲以輕兵襲之是時慮皎先發乃前遣明徹率衆三萬乘金翅直趨郢州又遣撫軍大將軍淳于量率衆五萬乘大艦以繼之又令假節冠武將軍楊文通別從安城步道出茶陵又令巴山太守黃法慧別從宜陽出澧陵往掩襲出其不意并與江州刺史章昭達郢州刺史程靈洗等參謀討賊是時蕭端遣水軍爲皎聲援周武又遣其弟衛國公宇文直率衆屯魯山又遣其柱國長胡公拓跋定人馬三萬攻圍郢州蕭端授皎司空巴州刺史戴僧朔衡陽內史任蠻

奴巴陵內史潘智虔岳陽太守章昭裕杜陽太守曹宣湘東太守錢明並隸於皎又長沙太守曹慶等本隸皎下因爲之用帝恐上流宰守並爲皎扇惑乃下詔曰賊皎與臯徹特逢獎擢任據藩牧屬當寵寄背斯造育興構姦謀樹立蕭氏盟約彰露鳩毒存心志危宗社扇結邊境驅逼士庶蟻聚巴湘豕突鄢郢逆天反地人神忿嫉征南將軍量安南將軍明徹郢州刺史靈洗受律專征備盡心力撫勞驍勇舟師俱進義烈爭奮兇惡奔殄獻捷相望重氛載廓言念泣罪思與惟新可曲赦湘巴二州凡厥爲賊所逼制預在兇黨悉皆不問其賊主帥節相並許開恩出首一同曠蕩先是詔又遣司空徐度與楊文通等自安成步出湘東以襲皎後時皎陣于巴州之白螺列舟艦與王師相持未決及聞徐度趨湘州乃率兵自巴郢因便風下戰淳于量吳明徹等募軍中小艦多賞金



銀令先出當賊大艦受其拍賊艦發拍皆盡然後官軍以大艦拍之賊艦皆碎没于中流賊又以大艦載薪因風放火俄而風轉自焚賊軍大敗皎乃與戴僧朔單舸走過巴陵不敢登城徑奔江陵拓跋定等無復船渡步趨巴陵巴陵城邑爲官軍所據乃向湘州至水口不得濟食且盡詣軍請降俘獲萬餘人馬四千餘匹送于京師皎黨曹慶錢明潘智虔魯閑席慧略等四十餘人並誅唯任蠻奴章昭裕曹宣劉廣業獲免戴僧朔吳郡錢塘人也有膂力勇健善戰族兄右將軍僧錫甚愛之僧錫年老征討恒使僧朔領衆平王琳有功僧錫卒仍代爲南丹陽太守鎮采石從征留異侯安都於巘下出戰爲賊斫傷僧朔單刀步援以功除壯武將軍北江州刺史領南陵太守又從征周迪有功遷巴州刺史假節將軍如故至是同皎爲逆伏誅於江陵曹慶本王琳將蕭莊僞署左衛將

經吳州刺史部領亞於潘純陀琳敗文帝以配皎官至長沙太守錢明本高祖主帥及歷湘州諸郡守潘智虔純陀之子少有志氣年二十爲巴陵內史魯閑吳郡錢塘人席慧略安定人閑本張彪主帥慧略王琳部下文帝皆配于皎官至郡守並伏誅章昭裕昭達之弟劉廣業廣德之弟曹宣高祖舊臣任蠻奴嘗有密啓於朝廷由是並獲宥

史臣曰韓子高華皎雖復瓶筭小器輿臺末品文帝鑒往古之得人救當今之急弊達聰明日之術安黎和衆之宜寄以腹心不論胄闕皎早參近昵嘗預艱虞知其無隱賞以悉力有見信之誠非可疑之地皎據有上游忠於文帝仲舉子高亦無爽於臣節者矣



陳書卷二十一

列傳第十五

謝哲

蕭乾

謝嘏

張種

王固

孔奐

蕭允

弟引

謝哲字穎豫陳郡陽夏人也祖肅梁司徒父諲梁右光祿大夫哲美風儀舉止醞藉而襟尚豁然為士君子所重起家梁祕書郎累遷廣陵太守侯景之亂以母老因寓居廣陵高祖自京口渡江應

謝氏世居廣陵



接郭元建哲乃委質深敬重高祖為徐州刺史表哲為長史荆  
州陷高祖使哲奉表於首安王勸進敬帝承制徵為給事黃門侍  
郎領步兵校尉貞陽侯爵位以哲為通直散騎常侍侍東宮敬帝  
即位遷長侍中高祖又命遷都官尚書豫州大中正吏部尚書  
出為明威將軍晉陵太守入為中書令世祖嗣位為太子詹事出  
為明威將軍衡陽內史秩中二千石遷長沙太守將軍加秩如故  
還除散騎常侍中書令廢帝即位以本官領前將軍高宗為錄尚  
書引為侍中仁威將軍司徒左長史未拜光大元年卒時年五十  
九贈侍中中書監謚康子

蕭乾字思暢蘭陵人也祖凝齊丞相豫章文獻王父子範梁祕書  
監乾容止雅正性恬簡善隸書得叔父子雲之法年九歲召補國  
子周易生梁司空袁昂時為祭酒深敬重之十五舉明經釋褐東

中郎湘東王法曹參軍遷太子舍人建安侯蕭  
又板錄事參軍累遷中軍宣城王中錄事諮議  
鎮南徐州引乾為貞威將軍司空從事中郎遷  
令永定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是時熊曇朗在  
留異在東陽陳寶應在越晉共相連結閩中豪  
保高祖甚患之乃令乾任使諭以逆順并觀虛  
曰建晉恃嶮好為姦宄力今天下初定難便出  
佗婦順隨何奉使黥布不臣追想清風髣髴在  
才高昔賢宜勉建功名不煩更勞師旅乾既至  
帥並率部眾開壁欵附其年就除貞威將軍建  
留異反陳寶應將兵助之又資周廸兵糧出寇  
單使臨郡素無士卒力不能守乃棄郡以避寶  
應時閩中守宰並  
正立出鎮南豫州  
參軍侯景平高祖  
中書侍郎太子家  
豫章周廸在臨川  
帥往往立砦以自  
實將發高祖謂乾  
兵昔陸賈南征趙  
目况卿坐鎮雅俗  
曉以逆順所在渠  
安太守天嘉二年  
臨川因逼建安乾  
應時閩中守宰並



為寶應迫脅受其署置乾獨不為屈徙居郊野  
平乃出詣都督章昭達昭達以狀表聞世祖甚  
書光大元年卒謚曰靜子

謝嘏字含茂陳郡夏陽人也祖瀹齊金紫光祿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嘏風神清雅頗善屬文起  
太子中庶子掌東宮管記出為建安太守侯景  
蕭勃承聖中元帝徵為五兵尚書辭以道阻轉  
以為鎮南長史南海太守勃敗還至臨川為周  
嶺之晉安依陳寶應世祖前後頻召之嘏崎嶇  
寶應平嘏方詣闕為御史中丞江德藻所舉劾  
為給事黃門侍郎尋轉侍中天康元年以公事  
元年為信威將軍中始興王長史遷中書令

屏絕人事及寶應  
嘉之超授五兵尚

大夫父舉梁中衛  
家梁祕書郎稍遷  
之亂嘏之廣州依  
授智武將軍蕭勃  
迪所留久之又度  
寇虜不能自拔及  
世祖不加罪責以  
免尋復本職光太  
豫州大中正都官

尚書領羽林監中正如故太建元年卒贈侍中中書令謚曰光子  
有文集行於世二子儼仲儼官至散騎常侍侍中御史中丞太常  
卿出監東揚州禎明二年卒於會稽贈中護軍

張種字士苗吳郡人也祖辯宋司空右長史廣州刺史父略梁太  
子中庶子臨海太守種少恬靜居處雅正不妄交遊傍無造請時  
人為之語曰宋稱敷演梁則卷充清虛學尚種有其風仕梁王府  
法曹遷外兵參軍以父憂去職服闋為中軍宣城王府主簿種時  
年四十餘家貧求為始豐令人除中衛西昌侯府西曹掾時武陵  
王為益州刺史重選府僚以種為征西東曹掾種辭以母老抗表  
陳請為有司所奏坐黜免侯景之亂種奉其母東奔久之得達鄉  
里俄而母卒種時年五十而毀瘠過甚又迫以凶荒未獲時葬服  
制雖畢而居處飲食恒若在喪及景平司徒王僧辯以狀奉聞起



爲貞威將軍治中從事史并爲具葬禮葬訖種方卽吉僧辯又以  
種年老傍無胤嗣賜之以妾及居處之具貞陽侯僭位除廷尉卿  
太子中庶子敬帝卽位爲散騎常侍遷御史中丞領前軍將軍高  
祖受禪爲太府卿天嘉元年除左民尚書二年權監吳郡尋徵復  
本職遷侍中領步兵校尉以公事免白衣兼太常卿俄而卽真廢  
帝卽位加領右軍將軍未拜改領弘善宮衛尉又領揚東揚二州  
大中正高宗卽位種爲都官尚書領左驍騎將軍遷中書令驍騎  
中正並如故以疾授金紫光祿大夫種沈深虛靜而識量宏博時  
人皆以爲宰相之器僕射徐陵嘗抗表讓位於種曰臣種器懷沈  
密文史優裕東南貴秀朝廷親賢克壯其猷宜居左執其爲時所  
推重如此太建五年卒時年七十贈特進謚曰元子種仁恕寡欲  
雖歷居顯位而家產屢空終日宴然不以爲病太建初女爲始興

王妃以居處僻陋特賜宅一區又累賜無錫嘉興縣侯秩嘗於無  
錫見有重囚在獄天寒呼出曝日遂失之世祖大笑而不深責有  
集十四卷種弟稜亦清靜有識度官至司徒左長史太建十一年  
卒時年七十贈光祿大夫種族子莊才齊護軍孫冲之少孤介特  
立仕爲尚書金部郎中遷右丞建康令太府卿揚州別駕從事史  
兼散騎常侍使于周還爲司農廷尉卿所歷並以清白稱  
王固字子堅左光祿大夫通之弟也少清正頗涉文史以梁武帝  
甥封莫口亭侯舉秀才起家梁祕書郎遷太子洗馬掌東宮管記  
丁所生母憂去職服闋除丹陽尹丞侯景之亂奔于荊州梁元帝  
承制以爲相國戶曹屬掌管記尋聘于西魏魏人以其梁氏外戚  
待之甚厚承聖元年遷太子中庶子尋爲貞威將軍安南長史尋  
陽太守荊州陷固之鄱陽隨兄質度東嶺居信安縣紹泰元年徵



爲侍中不就永定中移居吳郡世祖以固清靜且欲申以婚姻天  
嘉二年至邦拜國子祭酒三年遷中書令四年又爲散騎常侍國  
子祭酒其年以固女爲皇太子妃禮遇甚重廢帝卽位授侍中金  
紫光祿大夫時高宗輔政固以廢帝外戚姊媼恒往來禁中頗宣  
密旨事洩比將伏誅高宗以固本無兵權且居處清潔止免所居  
官禁錮太建二年隨例爲招遠將軍宣惠豫章王諮議參軍遷太  
中大夫太常卿南徐州大中正七年卒官時年六十三贈金紫光  
祿大夫喪事所須隨由資給至德二年改葬謚曰恭子固清虛寡  
欲居喪以孝聞又崇信佛法及丁所生母憂遂終身蔬食夜則坐  
禪晝誦佛經兼習成實論義而於玄言非所長嘗聘于西魏因宴  
饗之際請停殺一羊羊於固前跪拜又宴於昆明池魏人以南人  
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呪之遂一鱗不獲子寬官至司徒左長

### 史侍中

孔奐字休文會稽山陰人也曾祖塋之齊左民尚書吳興太守祖  
璉太子舍人尚書三公郎父稚孫梁寧遠枝江公主簿無錫令奐  
數歲而孤爲叔父虔孫所養好學善屬文經史百家莫不通涉沛  
國劉顯時稱學府每共奐討論深相歎服乃執奐手曰昔伯喈墳  
素悉與仲宣吾當希彼蔡君足下無愧王氏所保書籍尋以相付  
州舉秀才射策高第起家揚州主簿宣惠湘東王行參軍並不就  
又除鎮西湘東王外兵參軍入爲尚書倉部郎中遷儀曹侍郎時  
左民郎沈炯爲飛書所謗將陷重辟事連臺閣人懷憂懼奐廷議  
理之竟得明白丹陽尹何敬容以奐剛正請補功曹史出爲南昌  
侯相值侯景亂不之官京城陷朝士並被拘繫或薦奐於賊帥侯  
子鑒子鑒命脫桎梏厚遇之令掌書記時景軍士悉恣其凶威子



鑒景之腹心委任又重朝士見者莫不卑俯屈折與獨敖然自若無所下或諫與曰當今亂世人思苟免獯羯無知豈可抗之以義與曰吾性命有在雖未能死豈可取媚凶醜以求全乎時賊徒剽掠子女拘逼士庶與每保持之得全濟者甚衆尋遭母憂哀毀過禮時天下喪亂皆不能終三年之喪唯與及吳國張種在寇亂中守持法度並以孝聞及景平司徒王僧辯先下辟書引與爲左西曹掾又除丹陽尹丞梁元帝於荊州卽位徵與及沈炯並令西上僧辯累表請留之帝手勅報僧辯曰孔沈二士今且借公其爲朝廷所重如此仍除太尉從事中郎僧辯爲揚州刺史又補揚州治中從事史時候景新平每事草創憲章故事無復存者與博物彊識甄明故實問無不知儀注體式牋表書翰皆出於與高祖作相除司徒右長史遷給事黃門侍郎齊遣東方老蕭軌等來寇軍至

後湖都邑騷擾又四方壅隔糧運不繼三軍取給唯在京師乃除與爲貞威將軍建康令時累歲兵荒戶口流散勅敵忽至徵求無所高祖尅日決戰乃令與多營麥飯以荷葉裹之一宿之間得數萬裹軍人旦食訖棄其餘因而決戰遂大破賊高祖受禪遷太子中庶子永定二年除晉陵太守晉陵自宋齊以來舊爲大郡雖經寇擾猶爲全實前後二千石多行侵暴與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唯以單船臨郡所得秩俸隨卽分贍孤寡郡中大悅號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與居處素儉乃餉衣一襲氈被一具與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爲不能辦此但民有未周不容獨享溫飽耳勞卿厚意幸勿爲煩初世祖在吳中聞與善政及踐祚徵爲御史中丞領揚州大中正與性剛直善持理多所糾劾朝廷甚敬憚之深達治體每所敷奏上未嘗不稱善百司滯事皆付與決之遷散騎常侍



領步兵校尉中書舍人掌詔誥揚東揚二州大中正天嘉四年重  
除御史中丞尋爲五兵尚書常侍中正如故時世祖不豫臺閣衆  
事並令僕射到仲舉共負決之及世祖疾篤負與高宗及仲舉并  
吏部尚書袁樞中書舍人劉師知等入侍醫藥世祖嘗謂負等曰  
今三方鼎峙生民未乂四海事重宜須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  
殷法卿等須遵此意負乃流涕獻歆而對曰陛下御膳違和痊復  
非久皇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躋安成王介弟之尊足爲周旦阿  
衡宰輔若有廢立之心臣等愚誠不敢聞詔世祖曰古之遺直復  
見於卿天康元年乃用負爲太子詹事二州中正如故世祖崩廢  
帝卽位除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光大二年出爲信武將軍南中郎  
康樂侯長史尋陽太守行江州事高宗卽位進號仁威將軍雲麾  
始興王長史餘並如故負在職清儉多所規正高宗嘉之賜米五

百斛并累降勅書成勤勞問太建三年徵爲廷支尚書領右軍將  
軍五年改領太子中庶子與左僕射徐陵參掌尚書五條事六年  
遷吏部尚書七年加散騎常侍八年改加侍中時有事北討尅復  
淮泗徐豫酋長降附相繼封賞選叙紛紜重疊負應接引進門無  
停賓加以鑒識人物詳練百氏凡所甄拔衣冠縉紳莫不懷伏性  
耿介絕請託雖儲副之尊公侯之重溺情相及終不爲屈始興王  
叔陵之在湘州累諷有司固求台鉉負曰衮章之職本以德舉未  
必皇枝因抗言於高宗高宗曰始興那忽望公且朕兒爲公須在  
鄱陽王後負曰臣之所見亦如聖旨後主時在東宮欲以江總爲  
太子詹事令管記陸瑜言之於負負謂瑜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  
園綺之實輔弼儲宮竊有所難瑜具以白後主後主深以爲恨乃  
自言於高宗高宗將許之負乃奏曰江總文華之人今皇太子文



華不少豈藉於總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帝曰卽如卿言誰當居此奐曰都官尚書王廓世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後主時亦在側乃曰廓王泰之子不可居太子詹事奐又奏曰宋朝范曄卽范泰之子亦爲太子詹事前代不疑後主固爭之帝卒以總爲詹事由是忤旨其梗正如此初後主欲官其私寵以屬奐奐不從及右僕射陸繕遷職高宗欲用奐已草詔訖爲後主所抑遂不行九年遷侍中中書令領左驍騎將軍揚東揚豐三州大中正十一年轉太常卿侍中中正並如故十四年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領前軍將軍未拜改領弘範宮衛尉至德元年卒時年七十贈散騎常侍本官如故有集十五卷彈文四卷子紹新紹忠紹忠字孝揚亦有才學官至太子洗馬儀同鄱陽王東曹掾蕭允字叔一作佐蘭陵人也曾祖思話宋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

書右僕射封陽穆公祖惠舊散騎常侍太府卿左民尚書父介梁侍中都官尚書允少知名風神凝遠通達有識鑒容止醜藉動合規矩起家邵陵王法曹參軍轉湘東王主簿遷太子洗馬侯景攻陷臺城百僚奔散允獨整衣冠坐于官坊景軍人敬而弗之逼也尋出居京口時寇賊縱橫百姓波駭衣冠士族四出奔散允獨不行人問其故允答曰夫性命之道自有常分豈可逃而獲免乎但患難之生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從何生方今百姓爭欲奮臂而論大功一言而取卿相亦何事於一書生哉莊周所謂畏影避迹吾弗爲也乃閉門靜處并日而食卒免於患侯景平後高祖鎮南徐州以書召之允又辭疾永定中侯安都爲南徐州刺史躬造其廬以申長幼之敬天嘉三年徵爲太子庶子三年除稜威將軍丹陽尹丞五年兼侍中聘于周還拜中書侍郎大匠卿高宗卽位遷



黃門侍郎五年出爲安前晉安王長史六年晉安王爲南豫州允復爲王長史時王尚少未親民務故委允行府州事入爲光祿卿允性敦重未嘗以榮利于懷及晉安出鎮湘州又苦攜允允少與蔡景歷善景歷子徵修父黨之敬聞允將行乃詣允曰公年德並高國之元老從容坐鎮且夕自爲列曹何爲方復辛苦在外允答曰已許晉安豈可忘信其恬於榮勢如此至德三年除中衛豫章王長史累遷通直散騎常侍光勝將軍司徒左長史安德宮少府鎮衛鄱陽王出鎮會稽允又爲長史帶會稽郡丞行經延陵季子廟設蘋藻之薦託爲異代之交爲詩以叙意辭理清典後主嘗問蔡徵曰卿世與蕭允相知此公志操何如徵曰其清虛玄遠殆不可測至於文章可得而言因誦允詩以對後主嗟賞久之其年拜光祿大夫及隋師濟江允遷于關右是時朝士至長安者例並授

官唯允與尚書僕射謝仙辭以老疾隋文帝義之並厚賜錢帛尋

引疾卒於長安時年八十四弟引

一作

引字叔一作休方正有器局望之儼然雖造次之間必由法度性聰敏

博學善屬文釋褐著作佐郎轉西昌侯儀同府主簿侯景之亂梁元帝爲荊州刺史朝士多往歸之引曰諸王力爭禍患方始今日逃難未是擇君之秋吾家再世爲始與郡遺愛在民正可南行以存家門耳於是與弟彤及宗親等百餘人奔嶺表時始興人歐陽頤爲衡州刺史引往依焉頤後遷爲廣州病死子紇領其衆引每疑紇有異因事規正由是情禮漸疎及紇舉兵反時京都士人岑之敬公孫挺等並皆惶駭唯引恬然謂之敬等曰管幼安袁曜卿亦但安坐耳君子正身以明道直已以行義亦復何憂懼乎及章昭達平番禺引始北還高宗召引問嶺表事引具陳始末帝甚悅



卽日拜金部侍郎引善隸書爲當時所重高宗嘗披奏事指引署  
名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假其羽毛耳  
又謂引曰我每有所忿見卿輒竟解何也引曰此乃陛下不遷怒  
臣何預此恩太建七年加戎昭將軍九年除中衛始與王諮議參  
軍兼金部侍郎引性抗直不事權貴左右近臣無所造請高宗每  
欲遷用輒爲用事者所裁及呂梁覆師戎儲空匱乃轉引爲庫部  
侍郎掌知營造弓弩稍箭等事引在職一年而器械充牣頻加中  
書侍郎貞威將軍黃門郎十二年吏部侍郎缺所司屢舉王寬謝  
燮等帝並不用乃中詔用引時廣州刺史馬靖甚得嶺表人心而  
兵甲精練每年深入俚洞又數有戰功朝野頗生異議高宗以引  
悉嶺外物情且遣引觀靖審其舉措諷令送質引奉密旨南行外  
託收督賧物旣至番禺靖卽語旨盡遣兄弟下都爲質還至瀟水

而高宗崩後主卽位轉引爲中庶子以疾去官明年京師多盜乃  
復起爲貞威將軍建康令時殿內隊主吳璉及宦官李善度蔡脫  
兒等多所請屬引一皆不許引族子密時爲黃門郎諫引曰李蔡  
之勢在位皆畏憚之亦宜小爲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  
安能爲李蔡改行就令不平不過解職耳吳璉竟作飛書李蔡證  
之坐免官卒於家時年五十八子德言最知名引宗族子弟多以  
行義知名弟彤以恬靜好學官至太子中庶子南康王長史密字  
士機幼而聰敏博學有文詞祖琛梁特進父遊少府卿密太建八  
年兼散騎常侍聘于齊歷位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  
史臣曰謝王張蕭咸以清淨爲風文雅流譽雖更多難終克成名  
負譽謬在公英颺振俗詳其行事抑古之遺愛矣固之蔬菲蟬蛻  
斯乃出俗者焉猶且致絳於黜免有懼於傾覆是知上官博陸之



權勢閭鄧梁竇之震動吁可畏哉

陳書卷二十一

列傳第十五 終

西漢書卷二十一

陳書卷二十二

列傳第十六

西漢書卷二十二

陸子隆

錢道戢

駱牙

陸子隆字興世吳郡吳人也祖敞之梁嘉興令父悛封氏令子隆  
心慷慨有志功名起家東宮直後侯景之亂於鄉里聚徒是時張  
彪為吳郡太守引為將帥彪徙鎮會稽子隆隨之及世祖討彪彪  
將沈泰吳寶真申縉等皆降而子隆力戰敗績世祖義之復使領  
其部曲板為中兵參軍歷始豐永興二縣令世祖嗣位子隆領甲  
仗宿衛尋隨侯安都拒王琳於沌口王琳平授左中郎將天嘉元  
年封益陽縣子邑三百戶出為高唐郡太守二年除明威將軍廬

及古閣 一毛氏



陵太守時周迪據臨川反東昌縣人修行師應之率兵以攻子隆其鋒甚盛子隆設伏於外仍閉門偃甲示之以弱及行師至腹將擊之行師大敗因乞降子隆許之送于京師四年周迪引陳寶應復出臨川子隆隨都督章昭達討迪退走因隨昭達踰東興嶺討陳寶應軍至建安以子隆監郡寶應據建安之湖際以拒官軍子隆與昭達各據一營昭達先與賊戰不利亡其鼓角子隆聞之率兵來救大破賊徒盡獲昭達所亡羽儀甲仗晉安平子隆力最遷假節都督武州諸軍事將軍如故尋改封朝陽縣伯邑五百戶廢帝卽位進號智武將軍加貞外散騎常侍餘如故華皎據湘州反以子隆居其心腹皎深患之頻遣使招誘子隆不從皎因遣兵攻之又不能尅及皎敗於郢州子隆出兵以襲其後因與王師相會授持節通直散騎常侍都督武州諸軍事進爵爲侯增邑并前

七百戶尋遷都督荆信祐三州諸軍事宜毅將軍荆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是時荆州新置治于公安城池未固子隆修建城郭綏集夷夏甚得民和當時號爲稱職三年吏民詣都上表請立碑頌美功績詔許之太建元年進號雲麾將軍二年卒時年四十七贈散騎常侍謚曰威子之武嗣之武年十六領其舊軍隨吳明徹北伐有功官至王府主簿弘農太守仍隸明徹明徹於呂梁敗績之武逃歸爲人所害時年二十二子隆弟子才亦有幹略從子隆征討有功除南平太守封始興縣子邑三百戶從吳明徹北伐監安州鎮于宿預除中衛始興王諮議參軍遷颺猛將軍信州刺史太建十三年卒時年四十二贈員外散騎常侍錢道戢字子韜吳興長城人也父景深梁漢壽令道戢少以孝行著聞及長頗有幹略高祖微時以從妹妻焉從平盧子略於廣州



除濱江令高祖輔政遣道戢隨世祖平張彪于會稽以功拜直閣  
仍領甲卒三千隨侯安都鎮防梁山尋領錢塘餘杭二縣令永定  
三年隨世祖鎮于南皖口天嘉元年又領剡令鎮于縣之南巖尋  
爲臨海太守鎮巖如故侯安都之討留異也道戢帥軍出松楊以  
斷其後異平以功拜持節通直散騎常侍輕車將軍都督東西二  
衡州諸軍事衡州刺史領始興內史光大元年增邑并前七百戶  
高宗卽位徵歐陽紇入朝紇疑懼乃舉兵來攻衡州道戢與戰却  
之及都督章昭達率兵討紇以道戢爲步軍都督由開道斷紇之  
後紇平除左衛將軍太建二年又隨昭達征蕭瑋於江陵道戢別  
督衆軍與陸子隆焚青泥舟艦仍爲昭達前軍攻安蜀城降之以  
功加散騎常侍仁威將軍增邑并前八百戶其年遷仁威將軍吳  
興太守未行改授使持節都督郢巴武三州諸軍事郢州刺史王

道戢與儀同黃法氈圍歷陽歷陽城平因以道戢鎮之以  
功加雲麾將軍增邑并前一千五百戶其年十一月遘疾卒明年  
六十三贈本官謚曰肅子邈嗣

駱牙字旗門吳興臨安人也祖祕道梁安成王田曹參軍父裕鄱  
陽嗣王中兵參軍事牙年十二宗人有善相者云此郎容貌非常  
必將遠致梁太清末世祖嘗避地臨安牙母陵觀世祖儀表知非  
常人賓待甚厚及世祖爲吳興太守引牙爲將帥因從平杜龕張  
彪等每戰輒先鋒陷陣勇冠衆軍以功授直閣將軍太平二年以  
母憂去職世祖鎮會稽起爲山陰令永定三年除安東府中兵參  
軍出鎮冶城尋從世祖拒王琳於南皖世祖卽位授假節威虜將  
軍員外散騎常侍封常安縣侯邑五百戶尋爲臨安令遷越州刺  
史餘並如故初牙曰之卒也于時饑饉兵荒至是始葬詔贈牙母



常安國太夫人謚曰恭遷牙為貞威將軍晉陵太守三年以平同  
迪之功遷冠軍將軍臨川內史太建三年授安遠將軍衡陽內史  
未拜徙為桂陽太守八年還朝遷散騎常侍入直殿省十年授豐  
州刺史餘並如故至德二年卒時年五十七贈安遠將軍廣州刺  
史子義嗣

史臣曰陸子隆錢道戢或舉門願從或舊齒樹勲有統領之才充  
師旅之寄至於受任藩屏功績並著美矣駱牙識真有奉知世祖  
天授之德益張良之亞歟牙母智深先覺符柏谷之禮君子知鑒  
識弘遠其在茲乎

陳書卷二十二

列傳第十六

陸川忠貞  
氏書

陳書卷二十三

陸川忠貞  
氏書

列傳第十七

沈君理

王瑒

陸繕

沈君理字仲倫吳興人也祖僧叟梁左民尚書父廵素與高祖相  
善梁太清中為東陽太守侯景平後元帝徵為少府卿荊州陷蕭  
譽署金紫光祿大夫君理美風儀博涉經史有識鑒起家湘東王  
法曹參軍高祖鎮南徐州巡遣君理自東陽謁于高祖高祖器之  
命尚會稽長公主辟為府西曹掾稍遷中衛豫章王從事中郎尋  
加明威將軍兼尚書吏部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監吳郡高祖受  
禪拜駙馬都尉封永安亭侯出為吳郡太守是時兵革未寧百姓



荒弊君國之用咸資東境君理招集士卒修治器械民下悅附深以幹理見稱世祖嗣位徵爲侍中遷守左民尚書未拜爲明威將軍丹陽尹天嘉三年重授左民尚書領步兵校尉尋改前軍將軍四年侯安都徙鎮江州以本官監南徐州六年出爲仁威將軍東陽太守天康元年以父憂去職君理因自請往荆州迎喪柩朝議以在位重臣難令出境乃令長兄君嚴往焉及還將葬詔贈巡侍中領軍將軍謚曰敬子其年起君理爲信威將軍左衛將軍又起爲持節都督東衡衡二州諸軍事仁威將軍東陽太守天康元年內史又起爲明威將軍中書令前後奪情者三高宗以君理女爲皇太子妃賜爵望蔡縣侯邑五百戶四年加侍中五年遷尚書右僕射領吏部侍中如故其年有疾輿駕親臨視九月卒時年四十九

九詔贈侍中太子少傅喪事所須隨由資給重贈翊左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謚曰貞憲君理子遵儉早卒以弟君高子遵禮爲嗣君理第五叔邁亦方正有幹局仕梁爲尚書金部郎永定中累遷中書侍郎天嘉中歷太僕廷尉出爲鎮東始興王長史會稽郡丞行東揚州事光大元年除尚書吏部郎太建元年遷爲通直散騎常侍侍東宮二年卒時年五十二贈散騎常侍君理第六弟君高字季高少知名性剛直有吏能以家門外戚早居濔顯歷太子舍人洗馬中舍人高宗司空府從事中郎廷尉卿太建元年東境大水百姓饒弊乃以君高爲貞威將軍吳令尋除太子中庶子尚書吏部郎衛尉卿出爲宣遠將軍平南長沙王長史南海太守行廣州事以女爲王妃固辭不行復爲衛尉卿八年詔授持節都督交廣等十八州諸軍事寧遠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嶺



南俚獠世相攻伐君高本文吏無武幹推心撫御甚得民和十年卒于官時年四十七贈散騎常侍謚曰祁子

王瑒字子璵司空冲之第十二子也沈靜有器局美風儀舉止醞藉梁大同中起家祕書郎遷太子洗馬元帝承制徵爲中書侍郎直殿省仍掌相府管記出爲東宮內史遷太子中庶子丁所生母憂歸于丹陽江陵陷梁敬帝承制除仁威將軍尚書吏部郎中貞陽侯僭位以敬帝爲太子授瑒散騎常侍侍東宮尋遷長史兼侍中高祖入輔以爲司徒左長史永定元年遷守五兵尚書世祖嗣位授散騎常侍領太子庶子侍東宮遷領左驍騎將軍太子中庶子常侍侍中如故瑒爲侍中六載父冲嘗爲瑒辭領中庶子世祖顧謂冲曰所以久留瑒於承華政欲使太子微有瑒風法耳廢帝嗣位以侍中領左驍騎將軍光大元年以父憂去職高宗卽位太

建元年復除侍中領左驍騎將軍遷度支尚書領羽林監出爲信威將軍雲麾始興王長史行州府事未行遷中書令尋加散騎常侍除吏部尚書常侍如故瑒性寬和及居選職務在清靜謹守文案無所抑揚尋授尚書右僕射未拜加侍中遷左僕射參掌選事侍中如故瑒兄弟三十餘人居家篤睦每歲時饋遺遍及近親敦誘諸弟並稟其規訓太建六年卒時年五十四贈侍中特進護軍將軍喪事隨所資給謚曰光子瑒第十三弟瑜字子珪亦知名美容儀早歷清顯年五十官至侍中永定元年使於齊以陳郡袁憲爲副齊以王琳之故執而囚之齊文宣帝每行載死囚以從齊人呼曰供御囚每有他怒則召殺之以快其意瑜及憲並危殆者數矣齊僕射楊遵彥憫其無辜每救護之天嘉二年還朝詔復侍中頃之卒時年四十贈本官謚曰貞子



陸繕字士儒

一作儒

吳郡吳人也祖惠曉齊太常卿父倕梁御史中丞繕

幼有志尚以雅正知名起家梁宣惠武陵王法曹參軍承聖中授中書侍郎掌東宮管記江陵陷繕微服遁還京師紹泰元年除司徒右長史御史中丞以父任所終固辭不就高祖引繕為司徒司馬遷給事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通直散騎常侍兼侍中永定元年遷侍中時留異擁割東陽新安人向文政與異連結因據本郡朝廷以繕為貞威將軍新安太守世祖嗣位徵為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掌東宮管記繕儀表端麗進退閑雅世祖使太子諸王咸取則焉其趨步躡履皆令習繕規矩除尚書吏部郎中步兵如故仍侍東宮陳寶應平後出為貞毅將軍建安太守秩滿為散騎常侍御史中丞猶以父之所終固辭不許乃權換廨宇徙居之太建初遷度支尚書侍中太子詹事行東宮事領揚州大中正及太

子親莅庶政解行事加散騎常侍改加侍中遷尚書右僕射尋遷左僕射參掌選事侍中如故更為尚書僕射領前將軍重授左僕射領揚州大中正別勅令與徐陵等七人參議政事十二年卒時年六十三贈侍中特進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安子太子以繕東宮舊臣特賜祖奠繕子辯惠年數歲詔引入殿內辯惠應對進止有父風高宗因賜名辯惠字敬仁云繕兄子見賢亦方雅高宗為揚州牧乃以為治中從事史深被知遇歷給事黃門侍郎長沙鄱陽二王長史帶尋陽太守少府卿太建十年卒時年五十贈廷尉卿謚曰平子

史臣曰夫衣冠雅道廊廟嘉猷諒以操履敦修局宇詳正經曰容止可觀詩言其儀罔忒彼三子者其有斯風焉







丁母憂去職服闋歷曲阿安吉令普通中初置司文義郎直壽光省以弘正爲司義侍郎大通二年梁昭明太子薨其嗣華容公不得立乃以晉安王爲皇太子弘正乃奏記曰竊聞撝謙之象起於羲軒爰畫揖讓之源生於堯舜禪受其來尚矣可得而詳焉夫以廟堂汾水殊途而同歸稷契曹許異名而一貫出者稱爲元首處者謂之外臣莫不內外相資表裏成治斯蓋萬世同規百王不易者也暨于三王之世寢以陵夷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乃至七國爭雄劉項競逐皇漢扇其俗有晉揚其波謙讓之道廢多歷年所矣夫文質遞變澆淳相革還樸反古今也其時伏惟明大王殿下天挺將聖聰明神武百辟冠冕四海靖仁是以皇上發德音下明詔以大王爲國之儲副乃天下之本焉雖復夏啓周誦漢儲魏兩此數君者安足爲大王道哉意者願聞殿下抗日夷上仁之義執子

大賢之節逃王輿而弗乘棄萬乘如脫屣庶改澆競之俗以大英國之風古有其人今聞其語能行之者非殿下而誰能使無爲之化復興于遠古讓王之道不墜於來葉豈不盛歟豈不盛歟弘正陋學書生義慙稽古家自汝穎世傳忠烈先人決曹掾燕抗辭九諫高節萬乘正色三府雖盛德之業將絕而狂直之風未墜是以敢布腹心肆其愚瞽如使芻言野說少陳於聽諫縱復委身烹鼎之下絕命肺石之上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其抗直守正皆此類也累遷國子博士時於城西立士林館弘正居以講授聽者傾朝野焉弘正啓梁武帝周易疑義五十條又請釋乾坤二繫曰臣聞易稱立象以盡意繫辭以盡言然後知聖人之情幾可見矣自非含微體極盡化窮神豈能通志成務探賾致遠而宣尼比之桎梏絕韋編於漆字軒轅之所聽坐一作遺玄珠於赤水伏惟陛下下日萬



機匪勞神於瞬息凝心妙本常自得於天真聖智無以隱其幾深  
明神無以淪其不測至若爻畫之苞於六經文辭之窮於兩繫名  
儒劇談以歷載鴻生抵掌以終年莫有試遊其藩未嘗一見其涖  
自制旨降談裁成易道析至微於秋毫渙曾冰於幽谷臣親承音  
旨職司宣授後進洗洗不無傳業但乾坤之蘊未剖繫表之妙莫  
詮使一經深致尚多所惑臣不涯庸淺輕率短陋謹與受業諸生  
清河張譏等三百一十二人於乾坤二繫象爻未啓伏願聽覽之  
閑曲垂提訓得使微臣鑽仰成其篤習後昆好事專門有奉自惟  
多幸灌一作惟沐道於堯年肄業終身不知老之將至天尊不聞而冒陳  
請冰谷寘懷罔識攸厝詔答曰設卦觀象事遠文高作繫表言辭  
深理與東魯絕編之思西伯幽憂之作事逾三古人更七聖自商  
瞿稟承子庸傳授篇簡湮沒歲月遼遠田生表菑川之譽梁丘擅

瑯琊之學代郡范生山陽王氏人藏荆山之寶各盡玄言之趣說  
或去取意有詳略近摺紳之學咸有稽疑隨答所問已具別解知  
與張譏等三百一十二人須釋乾坤文言及二繫萬機小暇試當  
討論弘正博物知玄象善占候大同末嘗謂弟弘讓曰國家厄運  
數年當有兵起吾與汝不知何所逃之及梁武帝納侯景弘正謂  
弘讓曰亂階此矣京城陷弘直爲衡陽內史元帝在江陵遺弘直  
書曰適有都信賢兄博士平安但京師摺紳無不附逆王克已爲  
家臣陸緬身充卒伍唯有周生確乎不拔言及西軍潺湲掩淚恒  
思吾至如望歲焉松柏後凋一人而已王僧辯之討侯景也弘正  
與弘讓自拔迎軍僧辯得之甚喜即日啓元帝元帝手書與弘正  
曰嚮醜逆亂寒暑亟離海內相識零落略盡韓非之智不免秦獄  
劉歆之學猶弊亡新音塵不嗣每以耿灼常欲訪山東而尋子雲



問關西而求伯起遇有今信力附相聞遲比來郵慰其延佇仍遣使迎之謂朝士曰晉氏平吳喜獲二陸今我破賊亦得兩周今古一時足爲連類及弘正至禮數甚優朝臣無與比者授黃門侍郎直侍中省俄遷左民尚書尋加散騎常侍元帝嘗著金樓子曰余於諸僧重招提琰法師隱士重華陽陶貞白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其於義理清轉無窮亦一時之名士也及侯景平僧辯啓送祕書圖籍敕弘正讐校時朝議遷都朝士家在荊州者皆不欲遷唯弘正與僕射王褒言於元帝曰若束修以上諸士大夫微見今古者知帝王所都本無定處無所與疑至如黔首萬姓若未見輿駕入建業謂是列國諸王未名天子今宜赴百姓之心從四海之望時荆陝人士咸云王周皆是東人志願東下恐非良計弘正面折之曰若東人勸東謂爲非計君等西人欲西豈成良策元帝乃大

笑之竟不還都及江陵陷弘正遁圍而出歸於京師敬帝以爲大司馬王僧辯長史行揚州事太平元年授侍中領國子祭酒遷太常卿都官尚書高祖受禪授太子詹事天嘉元年遷侍中國子祭酒往長安迎高宗三年自周還詔授金紫光祿大夫加金章紫授領慈訓太僕廢帝嗣位領都官尚書總知五禮事仍授太傅長史加明威將軍高宗卽位遷特進重領國子祭酒豫州大中正加扶太建五年授尚書右僕射祭酒中正如故尋勅侍東宮講論語孝經太子以弘正朝廷舊臣德望素重於是降情屈禮橫經請益有師資之敬焉弘正特善玄言兼明釋典雖碩學名僧莫不請質疑滯六年卒于官時年七十九詔曰追遠褒德抑有恒規故尚書右僕射領國子祭酒豫州大中正弘正識宇凝深藝業通備辭林義府國老民宗道映庠門望高禮閣卒然殂殞朕用惻然可贈侍中



中書監喪事所須量加資給便出臨哭謚曰簡子所著周易講疏  
十六卷論語疏十一卷莊子疏八卷老子疏五卷孝經疏兩卷集  
二十卷行于世子墳官至吏部郎弘正二弟弘讓弘直弘讓性簡  
素博學多通天嘉初以白衣領太常卿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  
弘直字思方幼而聰敏解褐梁太學博士稍遷西中郎湘東王外  
兵記室參軍與東海鮑泉南陽宗懔平原劉綏沛郡劉毅同掌書  
記入爲尚書儀曹郎湘東王出鎮江荆二州累除錄事諮議參軍  
帶柴桑當陽二縣令及梁元帝承制授假節英果將軍世子長史  
尋除智武將軍衡陽內史遷貞毅將軍平南長史長沙內史行湘  
州府州事湘濱縣侯邑六百戶歷邵陵零陵太守雲麾將軍昌州  
刺史王琳之舉兵也弘直在湘州琳敗乃還朝天嘉中歷國子博  
士廬陵王長史尚書左丞領羽林監中散大夫祕書監掌國史遷

太常卿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太建七年遇疾且卒乃遺疏勅其  
家曰吾今年已來筋力減耗可謂衰矣而好生之情曾不自覺唯  
務行樂不知老之將至今時制云及將同朝露七十餘年頗經稱  
足啓手告全差無遺恨氣絕已後便買市中見材材必須小形者  
使易提挈歛以時服古人通制但下見先人必須備禮可著單衣  
裙衫故履旣應侍養宜備紛帨或逢善友又須香烟棺內唯安白  
布手巾籠香爐而已其外一無所用卒于家時年七十六有集二  
十卷子確

確字士潛美容儀寬大有行檢博涉經史篤好玄言世父弘正特  
所鍾愛解褐梁太學博士司徒祭酒晉安王主簿高祖受禪除尚  
書殿中郎累遷安成王限內記室高宗卽位授東宮通事舍人丁  
母憂去職及歐陽紇平起爲中書舍人命於廣州慰勞服闋爲太



常卿歷太子中庶子尚書左丞太子家令以父憂去職尋起爲貞  
威將軍吳令確固辭不之官至德元年授太子左衛率中書舍人  
遷散騎常侍加貞威將軍信州南平王府長史行揚州事爲政平  
允稱爲良吏遷都官尚書禎明初遭疾卒于官時年五十九詔贈  
散騎常侍太常卿官給喪事

袁憲字德章尚書左僕射樞之弟也幼聰敏好學有雅量梁武帝  
修建庠序別開五館其一館在憲宅西憲常招引諸生與之談論  
每有新議出人意表同輩咸嗟服焉大同八年武帝撰孔子正言  
章句詔下國學宣制旨義憲時年十四被召爲國子正言生謁祭  
酒到漑漑目而送之愛其神彩在學一歲國子博士周弘正謂憲  
父君正曰賢子今茲欲策試不君正曰經義猶淺未敢令試居數  
日君正遣門下客岑文豪與憲候疑作候弘正會弘正將登講坐弟子畢

集乃延憲入室授以塵尾令憲樹義時詡岐何安在坐弘正謂曰

二賢雖窮與賸得無憚此後生耶何謝於是遞起義端深極理致

憲與往復數番酬對閑敏弘正謂安曰恣卿所問勿以童稚相期

時學衆滿堂觀者重啓而憲神色自若辯論有餘弘正請起數難

終不能屈因告文豪曰卿還咨袁吳郡此郎已堪見代爲博士矣

時生徒對策多行賄賂文豪請具束修君正曰我豈能用錢爲兒

買第耶學司銜之及憲試爭起劇難憲隨問抗答剖析如流到漑

顧憲曰袁君正其有後矣及君正將之吳郡漑祖道於征虜亭謂

君正曰昨策生蕭敏孫徐孝克非不解義至於風神器局去賢子

遠矣尋舉高第以貴公子選尚南沙公主卽梁簡文之女也大同

元年釋褐祕書郎太清二年遷太子舍人侯景寇逆憲東之吳郡

尋丁父憂哀毀過禮敬帝承制徵授尚書殿中郎高祖作相除司



徒戶曹永定元年授中書侍郎兼散騎常侍與黃門侍郎王瑜使齊數年不遣天嘉初乃還四年詔復中書侍郎直侍中省太建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仍知太常事二年轉尚書吏部侍郎尋除散騎常侍侍東宮三年遷御史中丞領羽林監時豫章王叔英不奉法度逼取人馬憲依事劾奏叔英由是坐免黜自是朝野皆嚴憚焉憲詳練朝章尤明聽斷至有獄情未盡而有司具法者卽伺閑暇常爲上言之其所申理考在衆嘗陪醮承香閣宿退之後高宗留憲與衛尉樊俊徙席山亭談宴終日高宗曰憲而謂俊曰袁家故爲有人其見重如此五年入爲侍中六年除英郡太守以父任固辭不拜改授明威將軍南康內史九年秩滿除散騎常侍兼吏部尚書尋而爲真憲以久居清顯累表自求解任高宗曰諸人在職屢有謗書卿處事已多可謂清白別相甄錄且勿致辭十三年

是憲長兄簡懿子爲左僕射至是憲爲右僕射臺省內日簡懿爲大僕射憲爲小僕射朝廷榮之及高宗不豫憲與吏部尚書毛喜俱受顧命始興王叔陵之肆逆也憲指麾部分預有力焉後主被瘡病篤執憲手曰我兒尚幼後事委卿憲曰羣情喁喁冀聖躬康復後事之旨未敢奉詔以功封建安縣伯邑四百戶領太子中庶子餘並如故尋除侍中信威將軍太子詹事至德元年太子加元服二年行釋奠之禮憲於是表請解職後主不許給扶二人進號雲麾將軍置佐史皇太子頗不率典訓憲手表陳諫凡十條皆援引古今言辭切直太子雖外示容納而心無悛改後主欲立寵姬張貴妃子始安王爲嗣嘗從容言之吏部尚書蔡徵順旨稱賞憲厲色折之曰皇太子國家儲嗣億兆宅心卿是何人輕言廢立夏竟廢太子爲吳興王後主知憲有規諫之



事歎曰袁德章實骨鯁之臣卽日詔爲尚書僕射禎明元年隋軍來伐隋將賀若弼進燒宮城北掖門宮衛皆散走朝士稍各引去惟憲衛侍左右後主謂憲曰我從來待卿不先餘人今日見卿可謂歲寒知松柏後凋也後主違遽將避匿憲正色曰北兵之入必無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安之臣願陛下正衣冠御前殿依梁武見侯景故事後主不從因下榻馳去憲從後堂景陽殿入後主投下井中憲拜哭而出京城陷入于隋隋授使持節昌州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昌州刺史開皇十四年詔授晉王府長史十八年卒時年七十贈大將軍安成郡公謚曰簡長子承家仕隋至祕書丞國子司業

史臣曰梁元帝稱士大夫中重汝南周弘正信哉斯言也觀其雅量標舉尤善玄言亦一代之國師矣袁憲風格整峻狗義履道韓

子稱爲人臣委贄心無有二憲弗渝終始良可嘉焉



陳書卷二十五

西川屯鳳崗  
氏書印甫

列傳第十九

裴忌

孫瑒

裴忌字無畏河東聞喜人也祖髦梁中散大夫父之平倜儻有志  
略召補文德主帥梁普通中眾軍北伐之平隨都督夏侯亶克定  
渦潼以功封費縣侯會衡州部民相聚寇抄詔以之平為假節超  
武將軍都督衡州五郡征討諸軍事及之平至即皆平殄梁武帝  
甚嘉賞之元帝承聖中累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晉陵太守世祖  
即位除光祿大夫慈訓宮衛尉並不就乃築山穿池植以卉木居  
處其中有終焉之志天康元年卒贈仁威將軍光祿大夫謚曰僖  
子忌少聰敏有識量頗涉史傳為當時所稱解褐梁豫章王法曹



參軍侯景之亂忌招集勇力隨高祖征討累功爲寧遠將軍及高祖誅王僧辯僧辯弟僧智舉兵據吳郡高祖遣黃他率衆攻之僧智出兵於西昌門拒戰他與相持不能克高祖謂忌曰三吳奧壤舊稱饒沃雖凶荒之餘猶爲殷盛而今賊徒扇聚天下搖心非公無以定之宜善思其策忌乃勒部下精兵輕行倍道自錢塘直趨吳郡夜至城下鼓譟薄之僧智疑大軍至輕舟奔杜龕忌入據其郡高祖嘉之表授吳郡太守高祖受禪徵爲左衛將軍天嘉初出爲持節南康內史時義安太子張紹賓據郡反世祖以忌爲持節都督嶺北諸軍事率衆討平之遠除散騎常侍司徒左長史三年授雲麾將軍衛尉卿封東興縣侯邑六百戶及華皎稱兵上流高宗時爲錄尚書輔政盡命衆軍出討委忌總知中外城防諸軍事及皎平高祖卽位太建元年授東陽太守改封樂安縣侯邑一千

戶四年入爲太府卿五年轉都官尚書吳明徹督衆軍北伐詔忌以本官監明徹軍淮南平授軍師將軍豫州刺史忌善於綏撫甚得民和改授使持節都督譙州諸軍事譙州刺史未及之官會明徹受詔進討彭汴以忌爲都督與明徹犄角俱進呂梁軍敗陷于周周授上開府隋開皇十四年卒於長安時年七十三孫瑒字德璉吳郡吳人也祖文惠齊越騎校尉清遠太守父循道梁中散大夫以雅素知名瑒少倜儻好謀略博涉經史尤便書翰起家梁輕車臨川嗣王行參軍累遷爲安西邵陵王水曹中兵參軍事王出鎮郢州瑒盡室隨府甚被賞遇太清之難授假節宣猛將軍軍主王僧辯之討侯景也王琳爲前軍琳與瑒同門乃表薦爲戎昭將軍宜都太守仍從僧辯救徐文盛於武昌會郢州陷乃留軍鎮巴陵修戰守之備俄而侯景兵至日夜攻圍瑒督所部兵



悉力拒戰賊衆奔退瑒從大軍沿流而下及克姑孰瑒力戰有功除員外散騎常侍封富陽縣侯邑一千戶尋授假節雄信將軍衡陽內史未及之官仍遷衡州平南府司馬破黃洞蠻賊有功除東莞太守行廣州刺史尋除智武將軍監湘州事敬帝嗣位授持節仁威將軍巴州刺史高祖受禪王琳立梁永嘉王蕭莊於郢州徵瑒爲太府卿加通直散騎常侍及王琳入寇以瑒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郢荆巴武湘五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總留府之任周遣大將史寧率衆四萬乘虛奄至瑒助防張世責舉外城以應之所失軍民男女三千餘口周軍又起土山高梯日夜攻逼因風縱火燒其內城南面五十餘樓時瑒兵不滿千人乘城拒守瑒親自撫巡行酒賦食士卒皆爲之用命周人苦攻不能克乃矯授瑒柱國郢州刺史封萬戶郡公瑒僞許以緩之而潛修戰具樓

雉器械一朝嚴設周人甚憚焉及聞大軍敗王琳乘勝而進周兵乃解瑒於是盡有中流之地集其將士而謂之曰吾與王公陳力協義同獎梁室亦已勤矣今時事如此天可違乎遂遣使奉表詣闕天嘉元年授使持節散騎常侍安南將軍湘州刺史封定襄縣侯邑一千戶瑒懷不自安乃同請入朝徵爲散騎常侍中領軍未拜而世祖從容謂瑒曰昔朱買臣願爲本郡卿豈有意乎仍改授持節安東將軍吳郡太守給鼓吹一部及將之鎮乘輿幸近畿餞送鄉里祭之秩滿徵拜散騎常侍中護軍鼓吹如故留異之反東陽詔瑒督舟師進討異平遷鎮右將軍常侍鼓吹並如故頃之出爲使持節安東將軍建安太守光大中以公事免尋起爲通直散騎常侍高宗卽位以瑒功名素著深委任焉太建四年授都督荆信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出鎮公安瑒增修城池懷服



邊遠爲隣境所憚居職六年又以事免更爲通直散騎常侍及吳明徹軍敗呂梁授使持節督絳江水陸諸軍事鎮西將軍給鼓吹一部尋授散騎常侍都督荆郢巴武湘五州諸軍事郢州刺史持節將軍鼓吹並如故十二年坐壇場交通抵罪後主嗣位復除通直散騎常侍兼起部尚書尋除中護軍復辭邑入爲度支尚書領步兵校尉俄加散騎常侍遷侍中祠部尚書後主頗幸其第及著詩賦述勲德之美展君臣之意焉又爲五兵尚書領右軍將軍侍中如故以年老累乞骸骨優詔不許禎明元年卒官時年七十二後主臨哭盡哀贈護軍將軍侍中如故給鼓吹一部朝服一具衣一襲喪事量加資給謚曰桓子瑒事親以孝聞於諸弟甚篤睦性通泰有財物散之親友其自居處頗失於奢豪庭院穿築極林泉之致歌鍾舞女當世罕儔賓客填門軒蓋不絕及出鎮郢州乃合

十餘船爲大勛於中立亭池植荷芰每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亦一時之勝賞焉常於山齋設講肆集玄儒之士冬夏資奉爲學者所稱而處已率易不以名位驕物時興皇寺明法師該通釋典瑒每造講筵時有抗論法侶莫不傾心又巧思過人爲起部尚書軍國器械多所創立有鑿識男女婚姻皆擇素貴及卒尚書令江總爲其誌銘後主又題銘後四十字遣左民尚書蔡徵宣敕就宅鐫之其詞曰秋風動竹煙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靈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時論以爲榮瑒二十一子咸有父風世子讓早卒第二子訓頗知名歷臨湘令直閣將軍高唐太守陳亡入隋

史臣曰在梁之季寇賊寔繁高祖建義杖旗將寧以夏裴忌早識攀附每預戎麾摧鋒却敵立功者數矣孫瑒有文武幹略見知時



主及行軍用兵師司馬之法至於戰勝攻取屢著勲庸加以好施接物士咸慕向然性不循恒類以罪免蓋亦陳湯之徒焉

陳書卷二十五

列傳第十九終

魏州豐州  
氏國南府南

陳書卷二十六

列傳第二十

徐陵

子儉 份儀 弟孝克

魏州豐州  
氏國南府南

徐陵字孝穆東海郟人也祖超之齊鬱林太守梁員外散騎常侍父摛梁戎昭將軍太子左衛率贈侍中太子詹事謚貞子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而為鳳集左肩上匕而誕陵焉時寶誌上人者世稱其有道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之寶誌手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光宅惠雲法師每嗟陵早成就謂之顏回八歲能屬文十二通莊老義既長博涉史籍縱橫有口辯梁普通二年晉安王為平西將軍寧蠻校尉父摛為王諮議王又引陵參寧蠻府軍事大通二年王立為皇太子東宮置學士陵充其選稍遷尚書度支郎出為上虞令御史中丞劉孝儀與陵先有隙風聞劾陵在縣贓汙因



坐免久之起爲南平王府行參軍遷通直散騎侍郎梁簡文在東  
宮撰長春殿義記使陵爲序又令于少傅府述所製莊子義尋遷  
鎮西湘東王中記室參軍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魏魏人  
授館宴賓是日甚熱其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  
來陵卽答曰昔王肅至此爲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  
暑收大慙及侯景寇京師陵父攜先在圍城之內陵不奉家信便  
蔬食布衣若居憂恤會齊受魏禪梁元帝承制於江陵復通使於  
齊陵累求復命終拘留不遣陵乃致書於僕射楊遵彥曰夫一言  
所感凝暉照於魯陽一志冥通飛泉涌於疏勒况復元首康哉股  
肱良哉隣國相聞風教相期者也大道窮剝鍾亂本朝情計馳惶  
公私哽懼而骸骨之請徒淹歲寒顛沛之所空盈卷軸是所不圖  
也非所仰望也執事不聞之乎昔分鼇命屬之世觀河拜洛之年

則有日鳥流災風禽騁暴天傾西北地缺東南盛旱坼三川長波  
含五嶽我大梁應金圖而有亢纂玉鏡而猶屯何則聖人不能爲  
時斯固窮通之恒理也至於荊州刺史湘東王榬神之本無寄名  
言陶鑄之餘猶爲堯舜雖復六代之舞陳於總章九州之歌登於  
司樂虞夔拊石晉曠調鍾未足頌此英聲無以宣其盛德者也若  
使郊禋楚翼寧非祀夏之君戡定艱難便是匡周之霸豈徒幽王  
徒雍朞月爲都姚帝遷河周年成邑方今越裳藐藐馴雉北飛肅  
春茫茫風牛南偃吾君之子含識知歸而答旨云何所投身斯其  
未喻一也又晉熙等郡皆入貴朝去我尋陽經塗何幾至於鎗鎗  
曉漏的的宵烽隔溆浦而相關臨高臺而可望泉流寶益遙憶溢  
城峯號香鑪依然廬嶽日者鄴陽嗣王治兵匯派屯戍淪波朝夕  
戕書春秋方物吾無從以躡屩彼何路而齊鑣豈其然乎斯不然



矣又近者邵陵王通和此國郢中上客雲聚魏都鄴下名卿風馳  
江浦豈盧龍之徑於彼新開銅馳之街于我長閑何彼途甚易非  
勞於五丁我路爲難如登於九折地不私載何其爽歟而答旨云  
還路無從斯所未喻二也晉熙廬江義陽安陸皆云欵附非復危  
拜計彼中途便當靜晏自斯以北桴鼓不鳴自此以南封疆未壹  
如其境外脫殖輕驅幸非邊吏之羞何在匹夫之命又此賓遊通  
無貨殖黍非韓起聘鄭私買玉環吳札過徐躬要寶劍由來宴錫  
凡厥囊裝行役淹留皆已虛罄散有限之微財供無期之久客斯  
可知矣且據圖刎首愚者不爲運斧全身庸流所鑿何則生輕一  
髮自重千鈞不以賈盜明矣骨肉不任充鼎俎皮毛不足入貨財  
盜有道焉吾無憂矣又公家遣使脫有資須本朝非隆平之時遊  
客豈皇華之勢輕裝獨宿非勞聚櫟之儀微騎閑行寧望輶軒之

禮歸人將從私具驢騾緣道亭郵惟補流米若曰留之無煩於  
事遣之有費於官司或以顛沛爲言或云貧裝可懼固非通論皆  
是外篇斯所未喻三也又若以吾徒應選侯景侯景凶逆殲我國  
家天下含靈人懷憤厲旣不獲投身社稷衛難乘輿囚家磔蚩尤  
千刀剗王莽安所謂俛首頓膝歸奉寇讐佩弭腰鞬爲其卑隸日  
者通和方敦曩睦凶人狙詐遂駭狠心頗疑宋萬之誅彌懼荀營  
之請所以奔蹄勁角專恣憑陵凡我行人偏膺讐憾政復殖筋臨  
骨抽舌探肝於彼凶情猶當未雪海內之所知也君侯之所具焉  
又聞本朝公主都人士女風行雨散東播西流京邑丘墟蕞蓬蕭  
瑟偃師還望咸爲草萊霸陵回首俱霑霜露此又君之所知也彼  
以何義爭免寇讐我以何親爭歸委質昔鉅平貴將懸重於陸公  
叔向各流深知於醜笈吾雖不敏常慕前修不圖明庶有懷翻其



以此量物昔魏氏將亡群凶挺爭諸賢戮力想得其朋爲葛榮之  
黨邪爲邢杲之徒邪如曰不然斯所未喻四也假使吾徒還爲凶  
黨侯景生於趙代家自幽恒居則台司行爲連率山川形勢軍國  
彝章不勞請箸爲籌便當屈指能算景以逋逃小醜羊豕同羣身  
寓江臯家留河朔春春井井如鬼如神其不然乎抑又君之所知  
也且夫宮闈秘事並若雲霄英俊許謨寧非帷幄或陽驚以定策  
或焚藁而奏書朝廷之士猶難參預羈旅之人何階耳目至於禮  
樂訟革刑政寬猛則謳歌已遠萬舞成風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  
之也安在搖其牙齒爲閒謀者哉若謂復命西朝終奔東虜雖齊  
梁有隔尉候奚殊豈以河曲之難浮而曰江關之可濟河橋馬度  
寧非宋興之姦關路鷄鳴皆曰田文之客何其通蔽乃爾相妨斯  
所未喻五也又兵交使在雖著前經儻同狗僕之尤追肆寒山之

怒則凡諸元帥並釋縲囚爰及偏裨同無翦馘乃至鍾儀見赦朋  
笑遵途襄老蒙歸虞歌引路吾等張爐拭玉修好尋盟涉泗之與  
浮河郊勞至于贈賄公恩旣被賓敬無違今者何憊翻蒙貶責若  
以此爲言斯所未喻六也若曰妖氛永久喪亂悠然哀我奔波存  
其形魄固已銘茲厚德戴此洪恩譬渤澥而俱深方嵩華而猶重  
但山梁飲啄非有意於籠樊江海飛浮本無情於鍾鼓况吾等營  
魂已謝餘息空留悲默爲生何能支久是則雖蒙養護更天天年  
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七也若云逆豎殲夷當聽反命高軒繼路  
飛蓋相隨未解其言何能善諱夫屯亨治亂豈有意於前期謝常  
侍今年五十有一吾今年四十有四介已知命賓又杖鄉計彼侯  
生肩隨而已豈銀臺之要彼未從師金甕之方吾知其決政恐南  
陽菊水竟不延齡東海桑田無由可望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八



也足下清襟勝託書囿文林凡自洪荒終乎幽厲如吾今日寧有  
其人爰至春秋微宜商略夫宗姬殄墜霸道昏凶或執政之多門  
或陪臣之涼德故臧孫有禮翻囚與國之賓周伯無德空怒天王  
之使遷箕卿於兩館繫驥子於三年斯匪貪亂之風邪寧當今之  
高例也至於雙嶺且帝四海爭雄或構趙而侵燕或連韓而謀魏  
身求盟於楚殿躬奪璧於秦庭輸寶鼎以託齊王馳安車而誘梁  
客其外膏脣販舌分路揚鑣無罪無辜如兄如弟逮乎中陽受命  
天下同規巡省諸華無聞幽辱及三方之霸也孫甘言以嫉媚曹  
屈詐以羈縻於軫歲到於句吳冠蓋年馳於庸蜀則客嘲殊險賓  
戲已深共盡遊談雅云猜忤若使搜求故實脫有前蹤恐有叔世  
之姦謀而非爲邦之勝略也抑又聞之雲師火帝澆淳乃異其風  
龍躍麟驚王霸雖殊其道莫不從君親以銘物敦敬養以治民預

有邦司曾無隆替存奉違溫清仍屬亂離寇虜猖狂公私播越蕭  
軒靡御王舫誰持瞻望鄉關何心天地自非生憑廩竹源出空桑  
行路含情猶其相愍常謂擇官而仕非曰孝家擇事而趨非云忠  
國况乎欽承有道駉駕前王郎吏明經鳴鳶知禮巡省方化咸問  
高年東序西膠皆尊者蓋吾以圭璋玉帛通聘來朝屬世道之屯  
期鍾生民之否運兼年累載無申元直之祈銜泣吞聲長對公閭  
之怒情禮之訴將同逆鱗忠孝之言皆應齟舌是所不圖也非所  
仰望也且天倫之愛何得忘懷妻子之情誰能無累夫以清河公  
主之貴餘姚書佐之家莫限高卑皆被驅略自東南醜虜抄販饒  
民臺署郎官俱餒墻壁况吾生離死別多歷暄寒孀室嬰兒何可  
言念如得身還鄉土躬自推求猶冀提攜俱免凶虐夫四聰不達  
華陽君所謂亂臣百姓無冤孫叔敖稱爲良相足下高才重譽參



贊經綸非豹非貔聞詩聞禮而中朝大議曾未矜論清禁嘉謀安能相及諤諤非周舍容容類胡廣何其無諍臣哉歲月如流平生何幾晨看旅鳩心赴江淮昏望牽牛情馳揚越朝千悲而掩泣夜萬緒而回腸不自知其爲生不自知其爲死也足下素挺詞鋒兼長理窟匡丞相解頤之說樂令君清耳之談向所諮疑誰能曉喻若鄙言爲謬來旨必通分請灰釘甘從斧鑊何但規規默默齧舌低頭而已哉若一理存焉猶希矜眷何必期令我等必死齊都足趙魏之黃塵加幽并之片骨遂使東平拱樹長懷向漢之悲西洛孤墳恒表思鄉之夢干祈以屢哽慟增深遵彥竟不報書及江陵陷齊送貞陽侯蕭淵明爲梁嗣乃遣陵隨還太尉王僧辯初拒境不納淵明往復致書皆陵詞也及淵明之人僧辯得陵大喜接待饋遺其禮甚優以陵爲尚書吏部郎掌詔誥其年高祖率兵誅僧

辯仍進討韋載時任約徐嗣徽乘虛襲石頭陵感僧辯意乃往赴約及約等平高祖釋陵不問尋以爲貞威將軍尚書左丞紹泰二年又使于齊還除給事黃門侍郎祕書監高祖受禪加散騎常侍左丞如故天嘉初除太府卿四年遷五兵尚書領大著作六年除散騎常侍御史中丞時安成王頊爲司空以帝弟之尊勢傾朝野直兵鮑叔一作鮑叔傲假王威權抑塞辭訟大臣莫敢言者陵聞之乃爲奏彈導從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世祖見陵服章嚴肅若不可犯爲歛容正坐陵進讀奏版時安成王殿上侍立仰視世祖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王下殿遂劾免侍中中書監自此朝廷肅然天康元年遷吏部尚書領大著作陵以梁末以來選授多失其所於是提舉綱維綜覈名實時有冒進求官誼競不已者陵乃爲書宣示曰自古吏部尚書者品藻人倫簡其才能尋其門胄逐其大



小量其官爵梁元帝承侯景之凶荒王太尉接荊州之禍敗爾時  
喪亂無復典章故使官方窮此紛雜永定之時聖朝草創干戈未  
息亦無條序府庫空虛賞賜懸乏白銀難得黃札易營權以官階  
代於錢絹義存撫接無計多少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  
軍市中無數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  
作舊意非理望也所見諸君多踰本分猶言太屈未喻高懷若問  
梁朝朱領軍昇亦爲卿相此不踰其本分邪此是天子所拔非關  
選序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曄宋文帝亦云  
人世豈無運命每有好官欲輒憶羊玄保此則清階顯職不由選  
也秦有車府令趙高直至丞相漢有高廟令田千秋亦爲丞相此  
復可爲例邪旣忝衡流應須粉墨所望諸賢深明鄙意自是衆咸  
服焉時論比之毛玠廢帝卽位高宗入輔謀黜異志者引陵預其

議高宗纂曆封建昌縣侯邑五百戶太建元年除尚書右僕射二  
年遷尚書左僕射陵抗表推周弘正王勣等高宗召陵入內殿曰  
卿何爲固辭此職而舉人乎陵曰周弘正從陛下西還舊藩長史  
王勣太平相府長史張種帝鄉賢戚若選賢與舊臣宜居後固辭  
累日高宗苦屬之陵乃奉詔及朝議北伐高宗曰朕意已決卿可  
舉元帥衆議咸以中權將軍淳于量位重共署推之陵獨曰不然  
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略人才當今亦無過者於是爭論  
累日不能決都官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  
良將裴忌卽良副也是日詔明徹爲大都督令忌監軍事遂克淮  
南數十州之地高宗因置酒舉杯屬陵曰賞卿知人陵避席對曰  
定策出自聖衷非臣之力也其年加侍中餘並如故七年領國子  
祭酒南徐州大中正以公事免侍中僕射尋加侍中給扶又除領



軍將軍八年加翊右將軍太子詹事置佐史俄遷右光祿大夫餘  
並如故十年重爲領軍將軍尋遷安右將軍丹陽尹十三年爲中  
書監領太子詹事給鼓吹一部侍中將軍右光祿中正如故陵以  
年老累表求致仕高宗亦優之乃詔將作爲造大齋令陵就第攝  
事後主卽位遷左光祿大夫太子少傅餘如故至德元年卒時年  
七十七詔曰慎終有典抑乃舊章令德可甄諒宜追遠侍中安右  
將軍左光祿大夫太子少傅南徐州大中正建昌縣開國侯陵弱  
齡學尚登朝秀穎業高名華文曰詞宗朕近歲承華特相引狎雖  
多臥疾方期克壯奄然殞逝震悼于懷可贈鎮右將軍特進其侍  
中左光祿鼓吹侯如故并出舉哀喪事所須量加資給謚曰章陵  
中食建昌邑邑戶送米至于水次陵親戚有貧置者皆令取之數

日便盡陵家尋致乏絕府僚怪而問其故陵云我有車牛衣裳可  
賣餘家有可賣不其周給如此少而崇信釋教經論多所精解後  
主在東宮令陵講大品經義學名僧自遠雲集每講筵商較四座  
莫能與抗口有青睛時人以爲聰惠之相也自有陳創業文檄軍  
書及禪授詔策皆陵所製而九錫尤美爲一代文宗亦不以此矜  
物未嘗詆訶作者其於後進之徒接引無倦世祖高宗之世國家  
有大手筆皆陵草之其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  
出手好事者已傳寫成誦遂被之華夷家藏其本後逢喪亂多散  
失存者三十卷有四子儉份儀傳

儉一名衆幼而修立勤學有志操汝南周弘正重其爲人妻以女  
梁太清初起家豫章王府行參軍侯景亂陵使魏未反儉時年二  
十一攜老幼避于江陵梁元帝聞其名召爲尚書金部郎中嘗侍



宴賦詩元帝歎賞曰徐氏之子復有文矣江陵陷復還於京師永定初爲太子洗馬遷鎮東從事中郎天嘉三年遷中書侍郎太建初廣州刺史歐陽紇舉兵反高宗令儉持節喻旨紇初見儉盛列仗衛言辭不恭儉曰呂嘉之事誠當已遠將軍獨不見周迪陳寶應乎轉禍爲福未爲晚也紇默然不答懼儉沮其衆不許入城置儉於孤園寺遣人守衛累旬不得還紇嘗出見儉儉謂之曰將軍業已舉事儉須還報天子儉之性命雖在將軍將軍成敗不在於儉幸不見留紇於是乃遣儉從開道馳還高宗乃命章昭達率衆討紇仍以儉悉其形勢勅儉監昭達軍紇平高宗嘉之賜奴婢十人米五百斛除鎮北鄱陽王諮議參軍兼中書舍人累遷國子博士大匠卿餘並如故尋遷黃門侍郎轉太子中庶子加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以公事免尋起爲中衛始興王限外諮議參軍

兼中書舍人又爲太子中庶子遷貞威將軍太子左衛率舍人如故後主立授和戎將軍宣惠晉熙王長史行丹陽郡國事俄以父憂去職尋起爲和戎將軍累遷尋陽內史爲政嚴明盜賊靜息遷散騎常侍襲封建昌侯入爲御史中丞儉性公平無所阿附尚書令江總望重一時亦爲儉所糾劾後主深委任焉又領右軍禎明二年卒份少有父風年九歲爲夢賦陵見之謂所親曰吾幼屬文亦不加此解褐爲祕書郎轉太子舍人累遷豫章王主簿太子洗馬出爲海鹽令甚有治績秩滿入爲太子洗馬份性孝悌陵嘗遇疾甚篤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晝夜不息如此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親戚皆謂份孝感所致太建二年卒時年二十二儀少聰警以周易生舉高第爲祕書郎出爲烏傷令禎明初遷尚書殿中郎尋兼東宮學士陳亡入隋開皇九年隱于錢塘之赭山煬帝召爲



學士尋除著作郎大業四年卒  
孝克陵之第三弟也少爲周易生有口辯能談玄理旣長遍通五  
經博覽史籍亦善屬文而文不逮義梁太清初起家爲太學博士  
性至孝遭父憂殆不勝喪事所生母陳氏盡就養之道梁末侯景  
寇亂京邑大饑餓死者十八九孝克養母餽粥不能給妻東莞臧  
氏領軍將軍臧質之女也甚有容色孝克乃謂之曰今饑荒如此  
供養交闕欲嫁卿與富人望彼此俱濟於卿意如何臧氏弗之許  
也時有孔景行者爲侯景將富於財孝克密因媒者陳意景行多  
從左右逼而迎之臧涕泣而去所得穀帛悉以供養孝克又剃髮  
爲沙門改名法整兼乞食以充給焉臧氏亦深念舊恩數私致饋  
餉故不乏絕後景行戰死臧伺孝克於途中累日乃見謂孝克曰  
往日之事非爲相負今旣得脫當歸供養孝克默然無答於是歸

俗更爲夫妻後東遊居于錢塘之佳義里與諸僧討論釋典遂通  
三論每日二時講且講佛經晚講禮傳道俗受業者數百人天嘉  
中除郟令非其好也尋復去職太建四年徵爲秘書丞不就乃蔬  
食長齋持菩薩戒晝夜講誦法華經高宗甚嘉其操行六年除國  
子博士遷通直散騎常侍兼國子祭酒尋爲真孝克每侍宴無所  
食噉至席散當其前膳羞損減高宗密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斌  
不能對自是斌以意伺之見孝克取珍果肉紳帶中斌當時莫識  
其意後更尋訪方知還以遺母斌以實啓高宗嗟嘆良久乃勅所  
司自今宴享孝克前饌並遣將還以餉其母時論美之至德中皇  
太子入學釋奠百司陪列孝克發孝經題後主詔皇太子北面致  
敬禎明元年入爲都官尚書自晉以來尚書官僚皆攜家屬居省  
省在臺城內下舍門中有閣道東西跨路通于朝堂其第一卽都



陳書卷二十七

列傳第二十一

江總

姚察

江總字總持濟陽

一作南

考城人也晉散騎常侍統之十世孫五世祖湛

宋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忠簡公祖舊梁光祿大夫有名當

代父紕本州迎主簿少居父憂以毀卒在梁書孝行傳總七歲而

孤依于外氏幼聰敏有至性舅吳平光侯蕭勳名重當時特所鍾

愛嘗謂總曰爾操行殊異神采英拔後之知名當出吾右及長篤

學有辭采家傳賜書數千卷總晝夜尋讀未嘗輟手年十八解褐

宣惠武陵王府法曹參軍中權將軍丹陽尹何敬容開府置佐史

並以貴胄充之仍除敬容府主簿遷尚書殿中郎梁武帝撰正言



及五開 尾氏



官之省西抵閩道年代公遠多有...  
或見人著衣冠從井中出須臾復沒...  
死亡尚書周確卒於此省孝克代確...  
息時人咸以為真正所致孝克性清...  
主勅以石頭津稅給之孝克悉用設...  
騎常侍侍東宮陳亡隨例入闈家...  
不能常辦用亡之後孝克遂常...  
終身不復食之焉開皇十年其疾...  
尚書都堂講金剛般若經孝克...  
年以疾卒時年七十...  
鳳汀養廉僉甄亦參閱之志

蘇許興王豐泰聖立劉暉宰燭替指...  
益亮直亦定卒京郊

陳書卷二十七

列傳第二十一

江總

姚察

江總字總持濟陽一作南考城人也普散騎常侍統之十世孫五世祖湛

宋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忠簡公祖樛梁光祿大夫有名當

代父紕本州迎主簿少居父憂以毀卒在梁書孝行傳總七歲而

孤依于外氏幼聰敏有至性舅吳平光侯蕭勳名重當時特所鍾

愛嘗謂總曰爾操行殊異神采英拔後之知名當出吾右及長篤

學有辭采家傳賜書數千卷總晝夜尋讀未嘗輟手年十八解褐

宣惠武陵王府法曹參軍中權將軍丹陽尹何敬容開府置佐史

並以貴胄充之仍除敬容府主簿遷尚書殿中郎梁武帝撰正言





始畢製述懷詩總預同此作帝覽總詩深降嗟賞仍轉侍郎尚書  
僕射范陽張纘度支尚書琅邪王筠都官尚書南陽劉之遴並高  
才碩學總時年少有名纘等雅相推重爲忘年友會之遴嘗酬總  
詩其略曰上位居崇禮寺署隣栖息忌聞曉騶唱每畏晨光絕高  
談意未窮培對賞無極探急共遨遊休沐忘退食曷用銷鄙吝枉  
趾覲顏色丁上數千載揚摧吐胸臆其爲通人所欽挹如此遷太  
子洗馬又出爲臨安令還爲中軍宣城王府限內錄事參軍轉太  
子中舍人及魏國通好勅以總及徐陵攝官報聘總以疾不行侯  
景寇京都詔以總權兼太常卿守小廟臺城陷總避難崎嶇累年  
至會稽郡憩於龍華寺乃製修心賦略序時事其辭曰太清四年  
秋七月避地于會稽龍華寺此伽藍者余六世祖宋尚書右僕射  
州陵侯元嘉二十四年之所構也侯之王父晉護軍將軍彪昔莅

此邦卜居山陰都陽里貽厥子孫有終焉之志寺域則宅之舊基  
左江右湖而山背壑東西連跨南北紆縈聊與苦節名僧同銷日  
用曉修經戒覽圖書寢處風雲憑棲水月不意華戎莫辨朝市  
傾淪以此傷情情可知矣啜泣濡翰豈攄鬱結庶後生君子憫余  
此槩焉嘉南斗之分次肇東越之靈祕表檜風於韓什著鎮山於  
周記蘊大禹之金書鐫暴秦之在字太史來而探穴鍾離去而開  
筍信竹箭之爲珍何瓊玖之罕值奉盛德之鴻祀寓安禪之古寺  
寔豫章之舊圃成黃金之勝地遂寂默之幽心若鏡中而遠尋面  
曾阜之趨忽邇平湖之迥深山條偃蹇水葉侵淫挂猿朝落饑颯  
夜吟菓叢藥苑桃蹊橘林捎雲拂日結暗生陰保自然之雅趣鄙  
人間之荒雜望島嶼之迢回面江源之重沓泛流月之夜迥曳光  
煙之曉匝風引蜩而嘶譟雨鳴林而修颺鳥稍狎而知來雲無情



而自合爾迺野開靈塔地築禪居喜園迨遷樂樹扶疎經行籍艸  
宴坐臨渠持戒振錫度影甘蔬堅固之林可喻寂滅之場暫如異  
曲終而悲起非木落而悲始豈降志而辱身不露才而揚已鍾風  
雨之如晦倦鷄鳴之聒耳幸避地而高棲憑調御之遺旨折四辯  
之微言悟三乘之妙理遣十纏之繫縛祛五惑之塵滓久遺榮於  
勢利庶忘累於妻子感意氣於疇日寄知音於來祀何遠客之可  
悲知自憐其何已總第九舅蕭勃先據廣州總又自會稽往依焉  
梁元帝平侯景徵總爲明威將軍始興內史以郡秩米八百斛給  
總行裝會江陵陷遂不行總自此流寓嶺南積歲天嘉四年以中  
書侍郎徵還朝直侍中省累遷司徒右長史掌東宮管記給事黃  
門侍郎領南徐州大中正授太子中庶子通直散騎常侍東宮中  
正如故遷左民尚書轉太子詹事中正如故以與太子爲長夜之

飲養良娣陳氏爲女太子徵行總舍上怒免之尋爲侍中領左驍  
騎將軍復爲左民尚書領左軍將軍未拜又以公事免尋起爲散  
騎常侍明烈將軍司徒左長史遷太常卿後主卽位除祠部尚書  
又領左驍騎將軍參掌選事轉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尋遷尚書僕  
射參掌如故至德四年加宣惠將軍量置佐史尋授尚書令給鼓  
吹一部加扶餘並如故策曰於戲夫文昌政本司會治經韋彪謂  
之樞機李固方之斗極況其五曹斯綜百揆是諧同冢宰之司專  
臺閣之任惟爾道業標峻高量弘深勝範清規風流以爲准的辭  
宗學府衣冠以爲領袖故能師長六官具瞻允塞明府八座儀形  
載遠其端朝握揆朕所望焉往欽哉懋建爾徽猷亮采我邦國可  
不慎歟禎明二年進號中權將軍京城拒入隋爲上開府開皇十  
四年卒於江都時年七十六總嘗自叙其略曰歷升清顯備位朝



列不邀世利不涉權幸嘗撫躬仰天太息曰莊青翟位至丞相無迹可紀趙元叔爲上計吏光乎列傳官陳以來未嘗逢迎一物干預一事悠悠風塵流俗之士頗致怨憎榮枯寵辱不以介意太建之世權移羣小諂嫉作威屢被摧黜奈何命也後主昔在東朝留意文藝夙荷昭晉恩紀契濶嗣位之日時寄謬隆儀形天府釐正庶績八法六典無所不統昔晉武帝策荀公會曰周之冢宰今之尚書令也况復才未半古尸素若茲晉太尉陸玩云以我爲三公知天下無人矣軒冕儻來之一物豈足預要乎弱歲歸心釋教年二十餘入鍾山就靈曜寺則法師受菩薩戒暮齒官陳與攝山布上人遊款深悟苦空更復練戒運善於心行慈於物頗知自勵而不能蔬菲尚染塵勞以此負愧平生耳總之自叙時人謂之實錄總篤行義寬和溫裕好學能屬文於五言七言尤善然傷於浮豔

故爲後主所愛幸多有側篇好事者相傳諷翫于今不絕後主之世總當權宰不持政務但日與後主遊宴後庭共陳暄孔範王瑗等十餘人當時謂之狎客由是國政日頽綱紀不立有言之者輒以罪斥之君臣昏亂以至于滅有文集三十卷並行於世焉長子溢字深源頗有文辭性傲誕恃勢驕物雖近屬故友不免詆欺歷官著作佐郎太子舍人洗馬中書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入隋爲秦王文學第七子灌駙馬都尉祕書郎隋給事郎直祕書省學士姚察字伯審吳興武康人也九世祖信吳太常卿有名江左察幼有至性事親以孝聞六歲誦書萬餘言弱不好弄博奕雜戲初不經心勤苦厲精以夜繼日年十二便能屬文父上開府僧坦知名梁武代二宮禮遇優厚每得供賜皆回給察兄弟爲遊學之資察並用聚蓄圖書由是聞見日博年十三梁簡文帝時在東宮盛修



文義卽引於宣猷堂聽講論難爲儒者所稱及簡文嗣位尤加禮  
接起家南海王國左常侍兼司文侍郎除南郡王行參軍兼尚書  
駕部郎值梁室喪亂於金陵隨二親還鄉里時東土兵荒人饑相  
食告糴無處察家口旣多並採野蔬自給察每崎嶇艱阻求請供  
養之資糧粒恒得相繼又常以已分減推諸弟妹乃至故舊乏絕  
者皆相分卹自甘唯藜藿而已在亂離之間篤學不廢元帝於荆  
州卽位父隨朝士例往赴西臺元帝授察原鄉令時邑境蕭條流  
亡不反察輕其戰役勸以耕種於是戶口殷盛民至今稱焉中書  
侍郎領著作杜之偉與察深相眷遇表用察佐著作仍撰史永定  
初拜始興王府功曹參軍尋補嘉德殿學士轉中衛儀同始興王  
府記室參軍吏部尚書徐陵時領著作復引爲史佐及陵讓官致  
仕等表並請察製焉陵見歎曰吾弗逮也太建初補宣明殿學士

除散騎侍郎左通直尋兼通直散騎常侍報聘于周江左者舊先  
在關右者咸相傾慕沛國劉臻竊于公館訪漢書疑事十餘條並  
爲剖析皆有經據臻謂所親曰名下定無虛士著西聘道里記所  
敘事甚詳使還補東宮學士于時濟陽江總吳國顧野王陸瓊從  
弟瑜河南褚玠北地傅綽等皆以才學之美晨夕娛侍察每言論  
製述咸爲諸人宗重儲君深加禮異情越羣僚宮內所須方幅手  
筆皆付察立草又數令共野王遞相策問恒蒙賞激遷尚書祠部  
侍郎此曹職司郊廟昔魏王肅奏祀天地設宮縣之樂八佾之舞  
爾後因循不革梁武帝以爲事人禮縟事神禮簡古無宮縣之文  
陳初承用莫有損益高宗欲設備樂付有司立議以梁武帝爲非  
時碩學名儒朝端在位者咸希上旨並卽注同察乃博引經籍獨  
違羣議據梁樂爲是當時驚駭莫不慙服僕射徐陵因改同察議



其不順時隨俗皆此類也拜宣惠宜都王中錄事參軍帶東宮學士歷仁威淮南王平南建安王二府諮議參軍丁內憂去職俄起爲戎昭將軍知撰梁史事固辭不免後主纂業勅兼東宮通事舍人將軍知撰史如故又勅專知優册諡議等文筆至德元年除中書侍郎轉太子僕餘並如故初梁季淪沒父僧坦入于長安察蔬食布衣不聽音樂至是凶問因聘使到江南時察母韋氏喪制適除後主以察羸瘠慮加毀頓乃密遣中書舍人司馬申就宅發哀仍勅申專加警抑尔後又遣申宣旨誠喻曰知比哀毀過禮甚用爲憂卿迥然一身宗奠是寄毀而滅性聖教所不許宜微自遣割以存禮制憂懷旣深故有此及尋以忠毅將軍起兼東宮通事舍人察志在終喪頻有陳讓並抑而不許又推表其略曰臣私門豐禍併罹殃罰偷生晷漏冀申情禮而疋疹相仍直莫穢質非復人

將畢苦壤豈期朝恩曲覃被之纓紱尋斯寵服彌見慙醜且宮闈祕與趨奉便繁寧可以茲荒毀所宜叨預伏願至德孝治矜其理奪使殘魂喘息以遂餘生詔答曰省表具懷卿行業淳深聲譽素顯理徇情禮未膺刀筆但參務承華良所期寄允茲抑奪不得致辭也俄勅知著作郎事服闋除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察旣累居憂服兼齋素日久自免憂後因加氣疾後主嘗別召見見察柴瘠過甚爲之動容乃謂察曰朝廷惜卿卿宜自惜旣蔬菲歲久可停持長齋又遣度支尚書王瑗宣旨重加慰喻令從晚食手勅曰卿羸瘠如此齋菲累年不宜一飯有乖將攝若從所示甚爲佳也察雖奉此勅而猶敦宿誓又詔授祕書監領著作如故乃累進讓並優答不許察在祕書省大加刪正又奏撰中書表集拜散騎常侍尋授度支尚書旬月遷吏部尚書領著作並如故察旣博極墳



素尤善人物至於姓氏所起枝葉所分官職姻娶興衰高下舉而論之無所遺失且澄鑒之職時人久以梓匠相許及遷選部雅允朝望初吏部尚書蔡徵移中書令後主方擇其人尚書令江總等咸共薦察勅答曰姚察非唯學藝優博亦是操行清修典選難才今得之矣乃神筆艸詔讀以示察察辭讓甚切別日召入論選事察垂涕拜請曰臣東臯賤族身才庸近情忘遠致念絕修途頃來忝竊久知逾分特以東朝攀奉恩紀謬加今日叨濫非由才舉縱陛下特升庸薄其如朝序何臣九世祖信名高往代當時纔居選部自後罕有繼蹤臣遭逢成器沐浴恩造累致非據每切妨賢日雖無識頗知審已言行所踐無期榮貴豈意銓衡之重妄委非才且皇明御歷事高昔代羽儀世胄帷幄名臣若授受得宜方爲稱職臣夙陶教義必知不可後主曰選衆之舉僉議所歸昔毛玠雅

量清恪虛毓心中體正王蘊銓量得地山濤舉不失才就卿而求必兼此矣且我與卿雖君臣禮隔情分殊常藻鏡人倫良所期寄亦以無慙則慙也察自居顯要甚勵清潔且廩錫以外一不交通嘗有私門生不敢厚餉止送南布一端花練一匹察謂之曰吾所衣著止是麻布蒲練此物於吾無用旣欲相款接幸不煩爾此人遂請猶冀受納察厲色驅出因此伏事者莫敢饋遺陳滅入隋開皇九年詔授祕書丞別勅成梁陳二代史又勅於朱華閣長參文帝知察蔬菲別日乃獨召入內殿賜菓菜乃指察謂朝臣曰聞姚察學行當今無比我平陳唯得此一人十三年襲封北絳郡公察徃歲之聘周也因得與父僧坦相見將別之際絕而復蘇至是承襲愈更悲感見者莫不爲之歔歔察幼年嘗就鍾山明慶寺尚禪師受菩薩戒及官陳祿俸皆捨寺起造并追爲禪師樹碑文甚道



麗及是遇見梁國子祭酒蕭子雲書此寺禪齋詩覽之愴然乃用  
蕭韻述懷爲詠詞又哀切法俗益以此稱之丁後母杜氏喪解職  
在服制之中有白鳩巢于戶上仁壽二年詔曰前祕書丞北絳郡  
開國公姚察彊學待問博極羣典修身立德白首不渝雖在哀疚  
宜奪情禮可貞外散騎常侍封如故又勅侍晉王昭讀煬帝初在  
東宮數被召見訪以文籍卽位之始詔授太子內舍人餘並如故  
車駕巡幸恒侍從焉及改易衣冠刪正朝式切問近對察一人而  
已年七十四大業二年終于東都遺令薄葬務從率儉其略曰吾  
家世素士自有常法吾意斂以法服並宜用布土周於身又恐汝  
等不忍行此必不爾須松板薄棺纔可周身主周於棺而已葬日  
止輿車卽送厝舊塋北吾在梁世當時年十四就鍾山明慶寺尚  
禪師受菩薩戒自爾深悟苦空頗知回向矣嘗得留連山寺一去

忘歸及仕陳代諸名流遂許與聲價兼時主恩遇官途遂至通顯  
自入朝來又蒙恩渥旣牽纏人世素志弗從且吾習蔬菲五十餘  
年旣歷歲時循而不失瞑目之後不須立靈置一小牀每日設清  
水六齋日設齋食菓菜任家有無不須別經營也初察願讀一藏  
經並已究竟將終曾無痛惱但西向坐正念云一切空寂其後身  
體柔軟顏色如恒兩宮悼惜賙賻甚厚察性至孝有人倫鑒識冲  
虛謙遜不以所長矜人終日恬靜唯以書記爲樂於墳籍無所不  
覩每有製述多用新奇人所未見咸重富博且專志著書白首不  
倦手自抄撰無時暫輟尤好研覈古今誕正文字精采流瞻雖老  
不衰兼諳識內典所撰寺塔及衆僧文章特爲綺密在位多所稱  
引一善可錄無不賞薦若非分相干咸以理遣盡心事上知無不  
爲侍奉機密未嘗洩漏且任遇已隆衣冠攸屬深懷退靜避於聲



勢清潔自處貲產每虛或有勸營生計笑而不答穆於親屬篤於舊故所得祿賜咸充周卹後主所製文筆卷軸甚多乃別寫一本付察有疑悉令判定察亦推心奉上事在無隱後主嘗從容謂朝士曰姚察達學洽聞手筆典裁精當自古猶難輩匹在於今世足爲師範且訪對甚詳明聽之使人忘倦察每製文筆勅便索本上曰我于姚察文章非唯翫味無已故是一宗匠徐陵名高一代每見察製述尤所推重嘗謂子儉曰姚學士德學無前汝可師之也尚書令江總與察尤篤厚善每有製作必先以簡察然後施用總爲詹事時嘗製登宮城五百字詩當時別君及徐陵以下諸名賢並同此作徐公後謂江曰我所和弟五十韻寄弟集內及江編次文章無復察所和本述徐此意謂察曰高才碩學庶光拙文今須公所和五百字用偶徐侯章也察謙遜未付江曰若不得公此製

侯詩亦須棄本復垂徐公所寄豈得見令兩失察不獲已乃寫本付之爲通人推挹例皆如此所著漢書訓纂三十卷說林十卷西聘玉璽建康三鍾等記各一卷悉窮該博并文集二十卷並行於世察所撰梁陳史雖未畢功隋文帝開皇之時遣內史舍人虞世基索本且進上今在內殿梁陳二史本多是察之所撰其中序論及紀傳有所闕者臨亡之時仍以體例誠約子思廉博訪撰續思廉泣涕奉行思廉在陳爲衡陽王府法曹參軍轉會稽王主簿入隋補漢王府行參軍掌記室尋除河間郡司法大業初內史侍郎虞世基奏思廉踵成梁陳二代史自爾以來稍就補續史臣曰江總持清標簡貴加潤以辭采及師長六官雅允朝望史臣先臣稟茲令德光斯百行可以厲風俗可以厚人倫至於九流七略之書名山石室之紀汲郡孔堂之書玉箱金板之文莫不



研旨奧遍探坎井故道冠人師摺紳以為準的既歷職貴顯國  
朝章古今疑議後主皆取先臣斷決焉

陳書卷二十七 列傳第二十一 終





